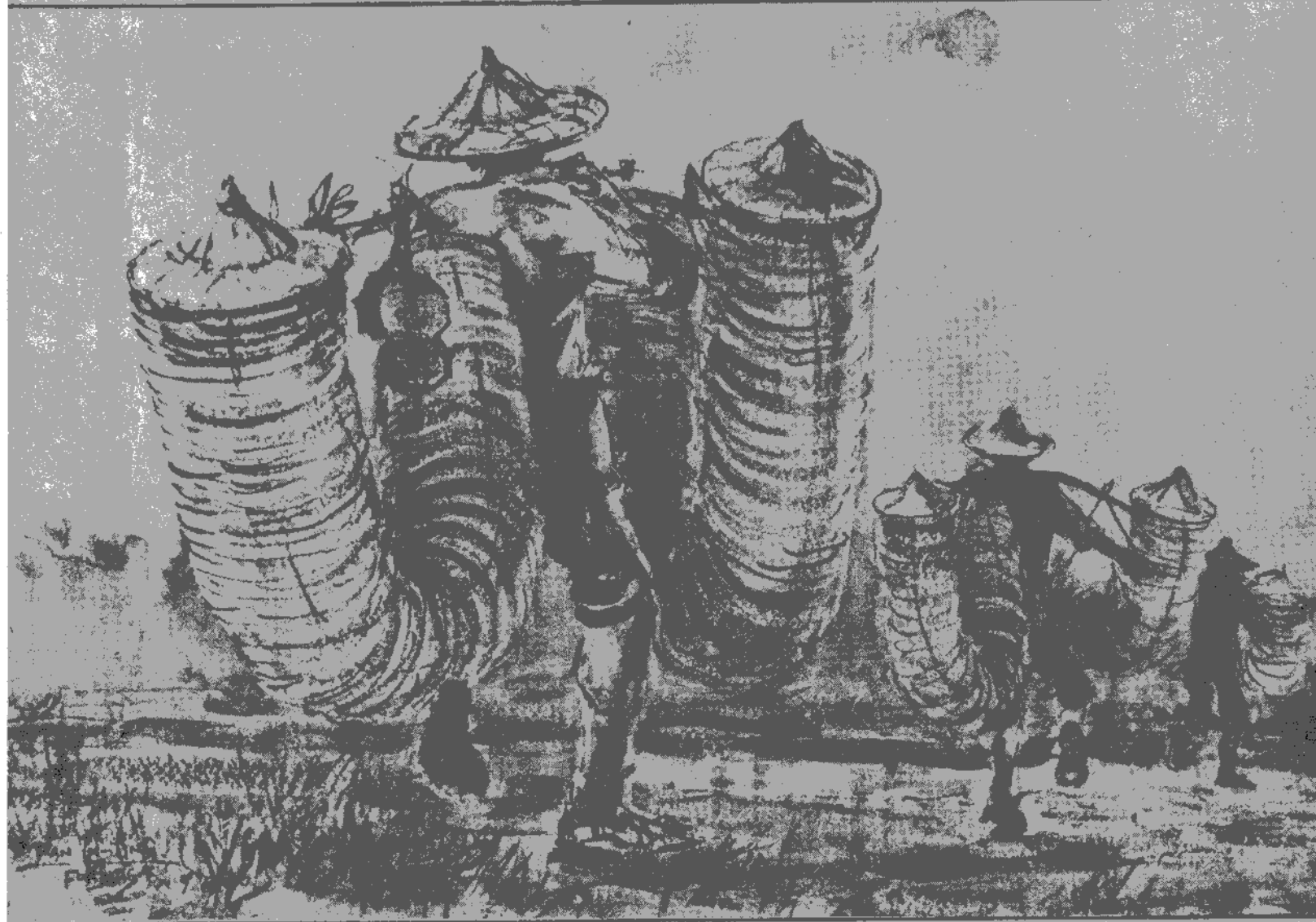


民主台灣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通訊 1980.8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TAIWAN

19

支援會存書目錄

「美麗島合訂本」一

高雄事件調查辯論，已告一段落，關心台灣民主的人士，對國民黨當局選擇民主亦或獨裁，正拭目以待。此合訂本登錄八名被告對民主與台灣前途的宏言談論。關心台灣的朋友可以從這本珍貴的文献中，了解到他們是否有國民黨起訴書中指稱的暴力、顛覆、台獨、叛國思想。(¥5.00)

「黨外文選」一

收集活躍於高雄大整肅前的民主人士憂國憂時的文章，「黨外人士」的面目真相如何，讀者可從中獲得端倪。(¥4.00)

「大軍壓境」一

張俊宏先生向其妻說「我們家沒錢，不要請律師了，沒用的」。在此書中，你可以了解在大軍壓境下，孤臣無力挽回天的無奈心情。(¥4.00)

「從蘭陽到霧峯」一

林義雄先生，在民意的驅策下，從蘭陽到霧峯，卻在20世紀最醜惡的政治冤獄下，從霧峯即將出聲到火燒島。這本林先生的心路歷程，您不妨放置床頭，隨時流覽。(¥5.00)

「永不退卻」一

黃順興先生，堪幸在高雄大整肅中漏網，但他的未來政治生涯，仍重重包圍於極權陰影之下。30年的鬥爭經驗，使他了

鮮人權與民主只有強硬力爭而來。美麗島審判以後，益形孤單的他，是否仍堅持「永不退卻」呢？本書是先言之語，也是未來的答案。(¥5.00)

「民主台灣」一年12期 ¥5.00

(以上書價是包括運費的單價)

關心台灣，不但自己閱讀「民主台灣」，也請推薦您的朋友們閱讀「民主台灣」。請填好下列的表格，寄給我們即可。

我訂閱一份「民主台灣」，

地址：_____

我為下列朋友訂閱「民主台灣」，

地址：_____

地址：_____

我推薦下列朋友試閱「民主台灣」，

地址：_____

地址：_____

附上訂費 _____ 元。(一年十二期 ¥5.00)

(如有需要，請另紙書寫)

剪下請寄 OSDMT P.O. Box 53447
CHICAGO, ILL 60653

編者的話

這一期裡我們為讀者們提供了三個很值得討論的題目。一是「台獨和統一」，二是「能源」，三是「選舉」，都是和台灣前途有極密切關連的問題。

「台獨和統一」的辯論一直是個很熱門的話題。海外尤比島內激烈。為此我們訪問了黨外核心人物施明德先生的妻子艾琳蓮女士。艾女士先在島內，後在海外參與維護人權和爭取民主的運動，對這個題目累積了不少時、空經驗，頗有許多深入的見解。希望讀者們可以透過這篇訪問稿而對這題目有更充實、更具體的認識。



「能源」在今日号称是危机，对台湾尤然。黄石先生為我們整理出一個相當精簡而又顧及全面的世界能源問題介紹。李毅先生則針對台灣的電力價格方面提供了具體的資料和分析。這都是我們亟須瞭解的。

「選舉」是未來數月內台灣地也最大的政治活動。我們支援台灣民主運動，對這件事自然寄以最大的關切。這一期我們除了再強調積極參與的重要性外，並提供一篇歷年選舉中黨外人士得票率的分析文章，盼能有助於大家對選舉情勢的背景認識。

除了瞭解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能提出見解、建議和具體辦法。我們希望海外這麼多學有專長的讀者們能夠同心協力，把我們對台灣的關切提升到這個境界上去，願共勉之。

「民主台灣」稿約

民主台灣園地公開，歡迎各界人士投稿。來稿如予採用，當奉贈本刊一年。

來稿請寄 OSDMT P.O. BOX 53447
CHICAGO, ILL 60653

再接再厲，迎接選舉

• 本會 •

12月6日將恢復選舉，距離目前已為時不多了。回顧兩年前夭折的選舉情況，真是熱烈非常。從那年之初開始，便不斷有各種出書、民主餐會等活動展開。到了七、八月間，已是萬馬齊集，街頭巷尾議論紛紛的激昂狀態。反觀今年，發展迄今，除了國民黨提名和輔選工作已在進行外，整個島內靜悄悄的，幾乎看不到有什麼動靜。

海外情況也不例外。兩年前，海外關心台灣人士，都以極大興趣來注意那場競選。各種報導有關選舉的傳單，期刊如雨後春筍地四處散發。出錢出力，甚至計劃屆時回台參觀選舉等活動，都在美國各角落醞釀著，進行著。今年則不然，不僅出錢出力的行動很少看到，即使私下的討論也很少聽到。

這種冷淡的現象當然是高雄事件的结果。但我們願指出，這樣的結果，正是逮捕美麗島人士的國民黨政權所希望看到的。讓我們看看，冷淡將造成什麼後果？

首先，有人認為冷淡將促成台灣人民覺醒，認識到國民黨的民主、選舉都是騙人的。在這種覺醒下，人民將杯葛選舉，降低了投票率，因而暴露了國民黨的假民主。

我們認為，在台灣目前條件下，競選是最有效使人民覺醒的方法。高雄事件也使人民覺醒，但冷淡則不會。許多台灣人也認識到國民黨假民主，但這種認識還不普遍，還需要更壯健的民主運動來普及這種認識。除非冷淡的態

度能夠很快導致反民主政權的垮台，否則冷淡只有喪失了促使人民覺醒與提高認識的機會。至於期望杯葛選舉一節，國民黨大可用製造假票的舞弊方式來對付。在台灣選舉史中，便曾不只一次的傳出某地投票率超過百分之百的笑話。

其次，冷淡對將會出來競選的黨外人士是一個打擊。據各種傳來消息，島內仍有相當多的黨外人士要參加年底選舉。在高雄事件後，在國民黨以“選舉罷免法”等步步為營的限制下，這批要出來競選的黨外人士必將遭受各種難以想像的困難。我們的冷淡，只有使艱苦下奮鬥的黨外人士更加孤立無援，更容易受國民黨的打擊而無人知曉。

冷淡，將使國民黨在選舉中獲得之所企望的大勝。國民黨將利用這種大勝利，來宣傳它如何獲得民心，來污蔑黨外人士不受支持，來肯定對高雄事件的處理，來強化之限制民主運動的統治。

冷淡，將加深高雄事件中受害黨外人士的不幸。一方面，我們放棄了利用競選，為被捕人士說話的機會；另一方面，國民黨選舉的勝利，會使它驕傲起來，更加不把被關及許多“交保候傳”的黨外人士放在眼內。

冷淡，將使廣大受苦的工、農群眾失去了一次爭取正義的機會。過去幾年台灣民主運動蓬勃發展時，台灣農民長期低糧價、高稅捐；工人低收入、勞動環境差、無保險等問題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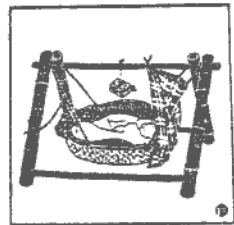
遍被提出來，受到重視，產生了社會壓力，因而促成了一些改革。選舉冷淡，這些問題將不太可能被提出，提出來也不會受到應有的重視，從而發揮改革的力量。

最後，冷淡將減弱一般人民對民主的信心。特別這次選舉在高雄事件後，人們的不平，將因選舉的冷淡而得不到發揮。這其中，會有少數人傾向武裝革命，但台灣短期內並未存在成熟的革命條件，這少數人只能將不平之氣埋在心頭。而大多數人將削弱對民主運動的信心，在國民黨的嚴密統治與鼓勵賺錢的雙重應用下，將逐漸放棄對政治的關懷，自求多福去了。

所有這些冷淡的結果，都會危害民主力量在台灣的成長，不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任何力求減少高雄事件所引起損失的人，必需要避免無形中助長國民黨鎮壓民主的冷淡反應。

我們曾闡述過，民主運動是高低潮交互出現的。我們支援民主運動，不但要致力追求勝利的高潮，也要善於對付失敗的低潮，減少失敗的損失。今年年底的選舉，是對我們面臨低潮反應的考驗。冷淡的反應，是“輸不起”的態度，將擴大失敗的損失。

島內許多黨外人士，已經用積極參與的具體行動，來挽回高雄事件所引起的損失。他們在極困難的條件下不屈不撓地努力，我們在海外更沒有冷淡的理由。讓我們也積極的行動起來吧！



七月份捐款報告

姓名	州	數目	姓名	州	數目	姓名	州	數目	姓名	州	數目
J	CA	\$ 120.-	C	IL	\$ 40.-	W	MI	\$ 100.-	C	IN	\$ 17.50
F	MN	20.-	C	MO	20.-	C	IL	80.-	L	IL	75.-
H	MA	15.-	H	MI	10.-	L	MI	20.-	L	IL	10.-
L	TX	10.-	L	IL	20.-	L	MI	10.-	C	IL	8.-
K	TX	20.-	C	IL	20.-	J	NC	5.-	L	MD	13.50
N	MA	15.-	L	CA	20.-	T	NY	4.-	L	IL	51.-
K	OH	100.-	T	CA	40.-	L	OR	13.50	C	LA	18.50
Anony.	AZ	20.-	L	MD	20.-	T	WA	9.-	H	CA	13.-
Y	MA	20.-	Y	MN	20.-	C	HA	5.50	L	KY	22.50
L	MA	10.-	W	NJ	20.-	L	CA	9.-	W	NY	9.-
C	IL	20.-	T	CA	60.-						

容忍与偏執

□ 唯中 □

人不能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失去了进步的動力，甚至失去生存的意義。但理想却不宜陷入狂热。狂热主義是人類历史所遭逢的大災禍的根源。

狂热主義是一种过度的偏執。所謂偏，是只看到事物的一小部份，而却輕信自己已看到全部；所謂執，就是在思想上堅持自己的看法，在行動上堅持自己的作法，永遠不肯修改或稍為退讓。本來若干程度的偏執是人人所有，在所難免，但偏執過度，却會造成變動，以至貽善人群。

世界上有不少這樣的人，他不知從那裡接受到一些淺顯的知識，半生不熟的觀念，却把這些觀念稱為「真理」。信仰着，膜拜着，固執着，把它當成生命般珍惜着。為它工作，為它獻身的奮鬥着。你說他的「真理」只是「偏見」，他是斷然不會首肯的。你往往沒辦法用理性去說服他，叫他心悅誠服，而只是引起他的仇恨和忿怒。

駁斥一個偏見往往比接受一個偏見，困難十倍，叫人放棄一個偏見往往比叫人堅持一個偏見，困難一百倍。譬如有人相信白人天生上就比黑人優秀，他就簡直不能想像也不能忍受黑人有比白人優秀的事。你要改變他，就必須證明事實上黑人和白人的天資是相等的。但這很不容易，於是你費盡力氣，僅在兩僵硬的對手面前顯得自己是一個可憐，可鄙亦復可憎的「異端」而已，他的「真理」並沒有動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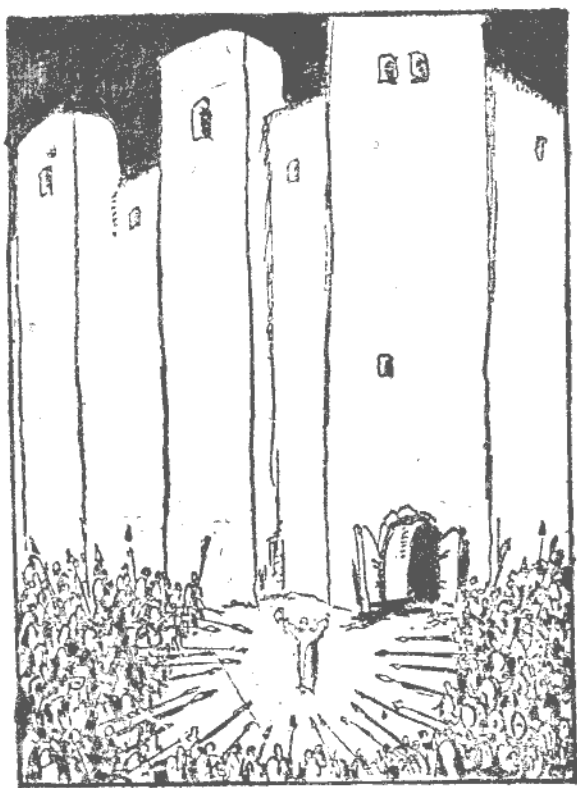
一。黑人乃是低劣的。

今日世界上所已經存在的很多觀念體系，往往只不過是一個偏見的演化或若干偏見的堆積，退一步說，至多也只不過是一種意見，一種學說，一種主張而已。但人們決不承認它是偏見，甚至不甘心把它稱為意見學說或主張。為增飾其崇高與神聖，為使其利於統治的目的，人們一定要把它稱為「真理」。

古往今來，許多被利用為統治工具的「真理」，雖形態不一，內容互異，却有若干跟着的共相。例如中一，「真理」不可爭論。這是一個當然的前提。即已是「真理」，就不能再有与之不同或相反的「真理」，一時并存。「真理」之外的一切都是邪說與異端，都是錯誤與反動。對「真理」，你不能辯難，不能研討，只有皈依，只有學習。中二，「真理」不可分割，不可修正。接受「真理」，必須接受其全体，不能接受其一部分而捨棄其另一部分。因為縱使是一枝一節的躊躇，懷疑心理就會由此蔓延，以致破壞了整個信心。因此對信者，「真理」必須完全控制，以周密的封鎖來防範一切異神思想的薰染。中三，「真理」不因時空而異，它適合於全人類。「真理」既是唯一的，對異端，不是爭取其歸宗，便是寧願把他消滅。在這裡，「真理」與權力不僅相輔為用，並且結為一體，相依為命。於是從觀念的凝固（「真理」）到達權力的凝固（獨裁），再從權力的凝固到達權力的擴張（侵略），終於完成為人類帶來厄

運的程序。世上還有什麼東西會比「真理，獨裁，侵略」的三位一體為人類帶來更大的災難呢？

历史上的災難斑斑可考。許久以來，「上帝的選民」——猶太人——對非我族類的「外邦人」一向是極其不寬容的，熔合了羅馬帝國的效率觀和猶太人的不寬容所建起來的基督教，使中世紀一千年成為人類文明的黑暗時代。因為一切不合教會「真理」的思想或行為都是邪惡的，務必剷除，恐怖因此持續不斷，不只異教徒是教敵的對象，甚至連不同的教派也是討伐的對象。在中世紀，有五百年之久，世界各地有無數無辜的人民慘死於宗教裁判所之手。當教會認為「地球是平的」是不可爭論的「真理」時，向「真理」挑戰的哥白尼只有遭受焚刑的命運了。



宗教的不寬容

近世紀來，我們又見証了「真理」給人類帶來的厄運。二次大戰前，「德意志优越論」响徹德國，在執政納粹黨的鼓動下，猶太人成為使德意志代裔民族變質的敗壞者，是使德國經濟惡化的主因。於是在「真理，獨裁，侵略」三位一體的驅策下，數百萬猶太人成了「真理」的犧牲品。

在工業資本主義的初期，無產階級的苦難和鬥爭，使資產階級被認為是人類幸福與自由的最後阻礙，於是發動了消滅資本主義所有權的觀念。其時，馬克思以他參與群眾運動的經驗，釐定出一些主宰社會變化的基本法則，企圖由根本上鏟除高速度非法膨脹的資本主義。它固然有時代上的價值，但我們須知人類社會是由不間斷作有意識活動的個人與團體所組成的，它不斷地生長與變化。工業資本主義初期的社會法則並不一定適合於時空皆異的今日世界。馬克思理論在經濟學和社會學上都有它不容抹殺的學術地位。同時，由於他的科學素養，他並沒有要建之一個壟斷的包容一切的哲學或意識型態的體系。不幸的是，馬克思的後繼者，利用了馬克思的社會經濟觀，發展出一套革命體系，馬克思思想乃淪為一種独占排他的新哲學，一種武斷的教條，是不容懷疑「最科學的，「科學的普遍真理」。

在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統治下，執政黨竟專斷的自詡為「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懷疑「普遍真理」竟然該鬥，甚至對黨的正確性提出質疑也是該鬥；封口不足，進而割喉，其偏執乃至如此！

偽科學的「真理」，在政治的庇護下給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蘇聯的生物界帶來厄運。農業學家李升科（Trofim D. Lysenko），以他在育種學的經驗，力主「生物與環境合一律」。

重拾已被廢棄的拉馬克學說，認定生物個體的每一部分皆可遺傳，為適應環境所獲致的性狀可傳至後代（準此，則後天近視可傳至後代，去尾的老鼠其後代也應該沒有尾巴！）。李升科及信徒們否認遺傳因子的存在，植物生長激素的存在，染色體的特殊功能。然而在政治的庇護下，李升科學說成為生物學的「真理」，傳統遺傳學的教學和研究遭到抵制，而近百年來的生物學被視為形而上學，卓越的遺傳學家 Nikolay Vavilov 甚至於被整肅，在勞改營裡齧志以殫。

上面所說的「真理」，事實上並不是真理，充其量只是準真理或偽真理而已。嚴格意義的真理與然不啻非。例如「太陽自東邊升起」，即為公認不可爭的真理。嚴格的真理是科學的真理。它必須能一再的被證實，被普遍的承認。除此之外，只不過是「見仁見智」的論矣。

或許人類要免於觀念的專斷所帶來的災難，則必須除科學的真理之外別無所執。其實即便在科學裡也沒有絕對的真理，而只有相對的真理。科學方法的演繹邏輯和歸納邏輯只能概過率的驗證其理為真，而不能提出絕對的肯定。理論在實踐中產生，也在實踐中被修正或推翻。科學的態度是容思異議的態度。它不專斷，不強制，存疑不輕信，不要求簡單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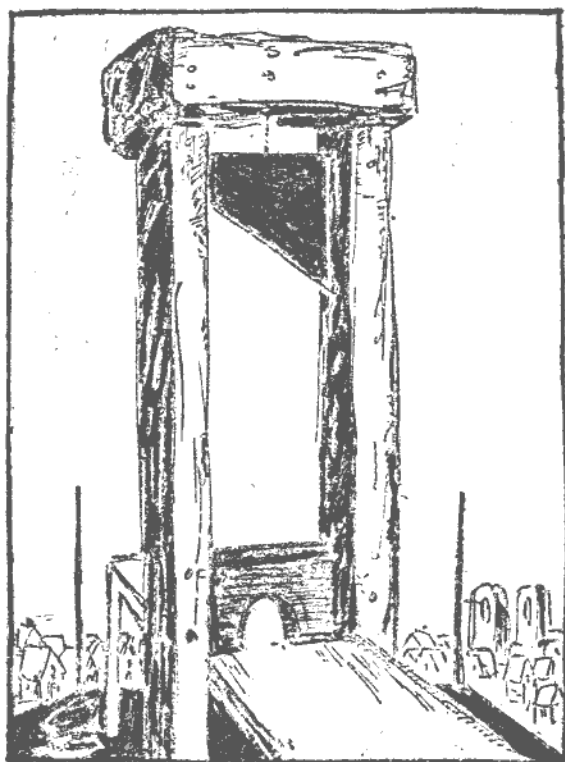
民主政治是一種容思異己的政治。不只容思，還要制訂法律來保護異議者不受威脅迫害。不同的意見可以據理爭討，却要盡力保護對方表達的權利。縱使意見是錯誤的，或「不敬的」，它却往往多含有部分真意。多教的眾議不可能全真。因此只有在涵蓋不同的意見時，全真才得以完成。民主議程裡「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其旨在此。

中國人民的苦難，向來在於為政者的偏執

與之不容異議者的胸襟。數十年來，台灣海峽兩邊的政教皆自詡其所奉行的「主義」是「普遍真理」，並且列入憲法，要人民全心全意的信仰。不容不同意識型態的政黨「實際」存在。不以此也，更進而要人民擁護黨的領導，否則即為「反革命」、「人民公敵」，即為「叛亂」、「違反國策」。當黨的主義和領袖遠凌駕在國家之上時，所謂民主與法制只不過是徒托空言。當只給「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却不給「人民的敵人」以「任何說話的權利」時，其民主只不過是虛偽的民主。

二千三百多年前，蘇格拉底在面對裁決他命運的人面前凜然的宣稱：「世界上沒有人有權對別人說他必須信仰什麼，或剝奪他自由思想的權利」。

今天在我國，去除偏執，容思異己，解放思想的禁囿，以建立民主觀念，仍是我奮鬥的目標。



政治的不寬容

艾琳達女士訪問記

— 西城 —

六月中旬的一个晴朗的日子，筆者帶著一小輛車到聖地牙哥的一个僻靜的住宅区。按图索驥地找到了艾琳達女士的家。当时艾女士正在後院幫助她的母親斬除雜草野藤。看到我們來了，艾女士和她的母親便收工，請我們進屋。屋裡陳設典雅、特殊，到处擺滿了古董。尤其是收集了各式各樣的舊時鐘，這使我不禁回憶起我祖父母家裡的那種古色古香的氣息。我幾乎很難想像這樣的家庭會出了像艾女士這樣一位關心台灣、關心世界、令人敬佩的女士。

幾杯茶水，稍話家常之後，我們就開始了当天的訪問。本來筆者草擬了十幾道題目想向艾女士提問，沒想到艾女士近來花了很大一部分心思在「台獨」、「統一」、「台灣與大陸現在、將來的關係」等頗具敏感性的問題上。她一開始便表示当天不想談一些較瑣碎的問題，而是要著重地談統一獨立等大問題，因為她覺得目前許多人都在注意她對這方面的看法。所以筆者也只好順從其意，從這方面問起了。

*** 以下是由錄音整理下來的，意思若與艾女士有出入，當由筆者負責。 ***

筆：那麼是不是請你對「統一派」、「台獨派」或者說「統一」、「台獨」這種思潮，提出你的看法。

艾：這令我意見多啦。我想先從島內的情況談

起，因為它可以做為海外的一個榜樣。總的來說以往統一和台獨兩派互相仇恨、臭罵、不信任。但是在國民黨的強大壓力之下，他們漸有了轉變，他們曉得不可以不結合在一起來對抗國民黨。通過工作，漸有了較一致的想法。尤其年輕的一代更認識清楚了：統一台獨是次要問題，內部的民主、社會的公理才是主要的問題。

年紀大的當地人由於二二八事件，對外省人有相當的反感和仇恨。往後位居高津的多是外省人，更使老一代的政治家以為只要趕走了外省人便可解決問題。但是在工業化的過程裡，事情變得不是如此單純了。國民黨漸地收買了台灣的資產階級，形成了「經濟集團民主」的局面。就是說只有資產階級才能與國民黨討價還價。老百姓是沒有發言權的。經濟勢力依附了政治勢力。台灣的資產階級雖然不喜歡國民黨，但是由於他們所追求的是經濟利益以及參政權，所以國民黨只要在政治上增加一些台灣人，如林洋港、李登輝等，便能夠牽制他們了。現在國民黨所提名的候選人多為台灣財閥子弟。他們也同老一代許多政治家一樣，成了國民黨與人民之間的一種買辦勢力。他們的力量不是靠老百姓來的，他們是替國民黨做事的。所以台灣資產階級以及老一代的政治家要的是台獨（蔣獨？）。他們要的是日式資產階級的民主。他們的民主是不用談社會問題的，

只談立憲、台灣人考政^等問題。這樣達到革新保台的狀況。大部分的台灣人是沒有多大利益和興趣的。所以目前維持蔣家的很大一個勢力，其實是右派台獨，也就是蔣獨。外表上講光復大陸，實際上是維持現況加以改革。這和國民黨的開明派想法不謀而合，開明派卻是革社保台（不想光復大陸）甚至是主張獨立的。這可以從康寧祥的助選員中有許多年輕外省人看到一斑。他們是要推動國民黨而不是要挑戰。因此到了緊急關鍵時刻，開明派如同台灣資產階級一樣，是不敢表明立場的，基本上是投機的。

台獨資產階級一般是同情美麗島雜誌社的，但是卻不敢支持，因為他知道他們的經濟勢力是需要國民黨的政治勢力來支持的。

另一方面，島內的統一派多是書生。他們在釣運之後對大陸狂熱。外省人較偏於教條，認為大陸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台灣的事情用不著自己去冒命。台灣人的統一派則不太一樣，他們認為解放必須從內部做起，因為這是意識型態的問題，須要從社會內部做起，並不只是故校屬於誰的問題。過去台獨罵統一派說這些人在等大哥，這是一份事實。但是這幾年來有了轉變。大陸近幾年來，揭露了許多黑暗面，許多人也知道了大陸不是天堂，其理論也不一定正確。台灣島內的統一派也認識到許多台灣社會的問題須要他們去推動，於是出現了自尋道路的現象。島內的統一派也漸漸地走出書房而與中下層群眾接觸。

另一方面，認同台灣或說有台獨立張的新一代政治家也是比較有原則、有眼光的。在共同對付國民黨的強壓下，漸次只有真正敢於應戰的人才留下來而逐漸團結在一起，達到某種程度的信任。尤其在年青一代的知識份子內，統一台獨的對立就較小。這個教訓就是說，只

要站在一起，敢於對抗國民黨，則統一派、台獨派是會發現彼此在民主運動中是同伴的。

現在，真正關心台灣的統一派是不應該教條的，是不應該只從民族主義出發的，而是應該從台獨的實際問題出發。不應該在民族主義的問題上糾纏太久的。其實，現在即使民族主義者也不會主張馬上統一的。

在海外我們有許多資料可以看，主張台獨的人也必須了解光是提獨立是不足以達到目的的。台灣不只是國民黨的問題，還有帝國主義的問題。帝國主義為了經濟利益是會支持國民黨的。這自然使台灣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比如工會不是工人的，污染無法管制，經濟型態靠外銷、依賴別人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受害者以中下層人民為甚。台獨至今沒有認識到必須徹底瞭解社會變遷的過程，把社會公道放在優先的立場才能帶動群眾。也沒有認識到右派台獨（台灣資產階級）是不可能領導推翻蔣家，或參加推翻蔣家的。右派台獨的恐共心理造成了他們在反蔣立場上的動搖性。從經濟上而言他們也不可能真正要實施民主。因為比如勞工法就對他們不利。

過去二年來，帶動台灣民主運動的核心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這些人國民黨是不會提拔他們的。他們的知識程度也便他們較了解社會問題，同時也看清楚國民黨沒有前途。所以他們站在關心社會群眾的立場，從建議改革出發，而漸漸地走上了挑戰國民黨的道路。張俊宏就是最好的例子。年來美麗島實際只想逼國民黨走上內部改革的道路，但現在已經證明國民黨是不可能改革的了。海外必須能跟上島內的發展，必須有更寬廣的眼光，看清楚國際問題（帝國主義），也必須看到必須有中小層的立場才能動員台灣的群眾。台獨應該增加與各

方面的接觸和瞭解。

至於統一台灣問題是不可以強迫的。大陸也不可以強迫。若不參加民主運動，漸之就沒有發言權也沒有勢力。大陸若不站在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立場來支援，則統一實在沒有什麼道理。

大陸目前的發言只對國民黨，不對人民，好像只看國民黨的臉色，不看人民的臉色。其實國民黨是特務和資產階級的結合。大陸要與之談，至少要說明清楚這對台灣人民有何好處。有人認為北京在統一後有辦法保護台灣人民。我認為，目前大陸所提的和談，是不可能的。國民黨一切維持現況，有軍隊，有特務，它壓迫人民大陸照樣管不了。台灣人怕的是統一以後國民黨背後又有個中國。如果說將來中國會支持台灣人民，那麼現在就應該會支持了。這也是民主運動會起飛的另一原因。

筆：你認為大陸應該怎樣支持台灣的民主運動呢？

艾：我認為它能做很多事。

首先它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影響力。現在美日各國，親中國的大眾傳播不報導台灣，親國民黨的，也只報導國民黨的官方消息。甚至連中國自己的報紙以及大公文匯等也對黨外的專報導極少，好像台灣不屬於中國似的。其實他們並非沒有資料。中國應該清楚表示它高舉人家多關心台灣的鄉土、民主運動等。則外國新聞界必有反應。這就幫助了台灣人民的運動。若保持沉默則外國報界會比北京更保守。

另外大陸應該多派人出來，專門來接觸瞭解台灣人。對台廣播也要多提台灣內部

的問題，可以轉述一些黨外的申明，不必是表示大陸的立場。

其實大陸應該明白，要在國民黨，最好是透過台灣人民。這也是已經看得出來的了。中國最近申明要「國民黨不要迫害台灣人民」，國民黨馬上擺出和談有望的姿態，招待海員啦。要賣到大陸的貨可以不必標明貨往何處啦。可以看到國民黨是怕中國真正與台灣人民聯合起來的。大陸要迫使國民黨來談就要支持台灣人民。另外台灣人民也要利用這樣的和談，使自己的力量壯大。大陸如果支持，則國民黨有所顧忌，比如抓人判刑也就判得輕，運動也就容易繼續下去。

筆：能不能請你談談台灣往下會怎樣？

艾：國民黨是一定要倒台的，因為它既不打回大陸，亦不和談，又不願改革。問題是它倒台以後，民主運動又不一定趕得上。像韓國一樣，朴正熙倒台，軍人接了班。但是可以肯定人民一定會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

筆：能不能請問民主運動背後是什麼樣的力量在推動？

艾：簡單的說，國民黨在台灣原來並無長期計劃，事情亂搞一通，後來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引起了許多社會問題。人口又日益膨脹。新生代（戰後一代）又逐漸成年了，他們要求合理的社會。另外台灣人的經濟力量也越來越大。這些因素都要求國民黨改革，但是國民黨只知道結合資本家，只知道把台灣變成美國的經濟殖民地。社會內部的問題，它都不想改進。

筆：據說中坜事件以及高雄事件中，群眾以工人為主，這是為什麼？

艾：因為工人在台灣的制度下，是最感到前途没什么希望的一群。透過傳統的方法是無法解決其問題的。女工一般只寄望能嫁個好先生，不然也没什么希望。我看到有許多女工，年紀大了還沒結婚，還住在工人宿舍裡。年老了也沒有退休金。而男工，其理想與現實生活差距很大，眼盡擊華都市生活，再比照自己，是不絕望？而且污染問題、工傷問題、勞工法等，在國民黨統治下是無法解決的。斷了一隻手才賠八千元。因汚染生病沒有人補償。工作環境不好，例如女工作電子零件，患近視的不少。全勤獎基本上也是用來剝削工人的，是不人道的。一九七五年經濟大蕭條的時候，工人首當其衝。生活，職等是毫無保障的。另外工人流動性大，沒有地區觀念，易於看到社會全貌。這一切都促使工人群眾關心民主運動。他們知道黨外會替他們說話。比如楊青矗、康水木都是工人代表。

筆：回顧1977以來的民主運動，你覺得有什麼進展，有什麼缺欠呢？

艾：進展方面是一連串的突破，打開國民黨的禁區，打破它的神話。中坜事件的突破是工人農民被喚起，來保護自己「選人的權利」。1978年黨外助選團的成立，又是一丁突破。打破了地域性的政治活動，使全省的政治人物都團結起來。這使國民黨大費周章。許信良在一連串的突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余登發被抓時，黨外人士中議論紛紛。有人認為余自己大嘴巴，講和平統一，黨莫能助。許則認為這是各個突破的開始，如果大家坐等，將被一一逮捕。於是有了橋頭遊行。橋頭遊行打破

了戒嚴令不准遊行的禁忌（其實美蔣斷交時，克里斯多福訪台，國民黨自己便無視戒嚴法，聚眾示威了）。其後尚有一連串的事件，我也就不必細述了。最後「美麗島」成立，進展很快，群眾愈來愈多。使得國民黨必須找更大的藉口才能將它壓下。海外有人認為推展得太快了，其實不這樣做不行。若非如此，早被壓下去了。

缺欠是必然有的，歸納起來大略有以下凡點：

- 1) 許多候選人仍有本位主義。
- 2) 領導人多為中間階層。一般是在教育群眾而非與群眾打成一片。
- 3) 活動方式多止於群眾會議，而無直接接觸。
- 4) 活動目的只在迫國民黨實現其諾言，沒有地下組織力量來支撐自己及對抗國民黨。
- 5) 個人領導稍重，中級幹部缺乏。
- 6) 被迫發展，自己未有完整的一套。

高雄事件以後，大家都知道^{西部}改革是行不通了。反對力量是繼續存在的，往後的發展是會更激烈的。

* * *

本次的訪問為時甚短，所涵蓋的範圍亦是不完整的。希望以後还有机会。在此筆者要向艾女士說聲謝，感謝她花了一下午的時間來為我們談上她對台灣的一些实际的見識。



從女工生涯

艾琳達

看工業管理

(轉載自「綜合月刊」)

一九七八年七月號

作者從民國五十二年起前後兩次在台灣居住了九年，發現台灣工廠林立，女工的問題日趨嚴重，亟待解決。本文即為她所做的調查及研究報告。

一九六〇年中期起，臺灣年輕女性工業生產人數大量增加，乃是由於外銷輕工業的發展（尤其是紡織與電子工業）所產生。女性作業員人數在一九七四年比一九六五年多出三點二倍，而女性總人口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增加百分之三十七點五。顯示就業人口的變動（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七年）最明顯的是在工廠就業的年輕女性的比率幾乎增加三倍，而一般農業就業女性的平均年齡增加六歲。一九五〇年代出生的已經十幾歲或二十多歲的少女們都大量參加工業生產。這些新生的一代至少已接受過小學教育，大部份上過初中或高中。初中畢業後成爲工商業的薪水階層已經變成年輕女性的主要生活模式。相對的，前一代的女性，大部份很少接受教育，現在則都留在農村從事家務，作小生意，或作點像打毛線衣、和其他加工工作等家庭副業。現代未婚女性的變動率很簡潔地顯示在一九七一年臺灣省家庭計劃委員會的資料上，雖然這些抽樣包括從十八到二十九歲的女性，而百分之九十的未婚女性的年齡平均在二三歲以下。

閒遊覽車至鄉下募女工

年輕女性參加工業生產也可以從臺灣南部的三個加工出口區的歷史看出來。最早的高雄加工區成立於一九六六年。在一九七七年中期，三個加工區共雇用六萬七千人員。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女性。這五萬六千八百位女性員工大多數是未婚的，十四至十五歲者佔百分之六點一，十六至十九歲者佔百分之十四點四，二十至二十四歲者佔百分之三十一點一，二十五至二十九歲者佔百分之十二點一，三十至三十九歲者佔百分之六點七，四十歲或四十歲以上者佔百分之三點六。

其他在加工區的公司女性職員中，百分之四十九點九的年齡爲二十至二十四歲，百分之三十三點一爲二十五至二十九歲。

雖然參加工業勞動的女性幾乎全爲年輕與未婚——尤其在輕工業方面；但在許多工廠年紀大的女作業員仍佔重要比率。她們通常很少接受教育，且似乎在她們的孩

子到達上學年齡時還參加生產。此外，在過去五年左右有一種很小的但可以識別的已婚年輕婦女就業的傾向。這種傾向，我相信第一是基於女性工作力的成熟，也就是說，有少數的婦女，也許特別是婚前具有長期經驗和老資格的，在婚後及生育後仍然沒有辭職。其次是缺乏未婚女性作業員（經理人員以爲他們雖然較不穩定，但反應較敏捷），只得雇用已婚女性。

外銷輕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年輕女性遷移到大城市和工業區。尤其在早期，一九六五至六八年，大部份的工業區設在大都市——臺北、高雄附近。遊覽車到遙遠的鄉下去招募沒有經驗的女孩子。一九七〇年初期的工業快速成長，當感缺乏宿舍或其他房屋設備。一九七〇年中期的世界經濟不景氣，突然且嚴酷地打擊臺灣正在鼎盛的電子工業，許多的宿舍和建築物在一九七〇年就顯得多餘，且到今天只有一半派上用場。

初中畢業生源源不斷地補充勞動生力軍。大公司的招募人員到各地學校去遊說校長——他們允許招募人員到學校招募員工，並且向他們「推薦」畢業生。——專車由蘇澳、屏東載來的畢業生在臺北、桃園下車，（通常在五月末流動率最大，到了暑假有些溜走了或到別的工廠去）這些人可以獲得工讀的機會。有些個別的畢業生有受教育的雄心和良好的記錄，卻會尋找些和私立學校建教合作的公司（大半在臺灣北部），作固定的工作，一待就是三、四年，白天工作，晚上唸書。以上的抽樣，百分之三十二的女性上普通中學，百分之三十五學習謀生技能，像縫紉、會計和學習外文。

種田太苦了！

一九七〇年初外國投資和本地外銷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地增加，他們在遠離大都市的地區建立工業區，以便獲得穩定的勞工和降低成本。現在這種趨勢已漸漸擴展到桃園盆地，廠家激烈地競爭這個地區的年輕女工。在一九七四年初，生產量高揚的時期裏，有一家在桃園投資的外國電子公司，每天派八十五輛巴士到遙遠的鄉村——在一小時行程的範圍內招募工人，以便維持工作量達到四千人。這種工業區的地理性擴展是因爲新竹的工資

低於臺北，且把工廠設在勞工居住地，也可以減低宿舍設備投資的費用，此有助於已婚女性參加生產，和減低遠地的未婚女性移入。

我假設一項不太精確的看法，一九七四年世界經濟恐慌對電子、紡織工業所產生的後果到現在還未被注意。至少在電子工業方面，小型工廠大量增加，它們所以能生存，大部份是承包外國大廠商的生意，這樣他們可以不必自己擴張設備。或許新承包商的成長及把訂貨分散到各地後收回來的作業方式是一九七〇年缺乏勞工的主因；而不是有人說的，女工們永久性的回到農村，或者陷入操賤業的泥沼中。例如在城市的郊區、農村、小鄉鎮，到處都可以發現同一種現象，婦女們忙著從事手工業（用鉤針鉤、釘膠鞋的鞋底），和一些小規模的機械工作（織毛衣、捲電線線圈）。她們這樣趕外銷品，賺的工資比工廠還要低。中央研究院的胡台麗認為：這種生產擴張到鄉村的現象在過去五年左右才發生，從整個臺灣的勞動力和工業化遠景看，大規模的外銷工業和小規模的地方工業之間的關係在將來要多加研究。

雖然女性參加工業生產形成未婚女性生活的主要模式，但在此模式內還有許多因素，像女孩子們出生的家庭階級和社會——經濟地位，她在孩子中的排行，她的生活階段和其他的個人素質（比如漂亮等）都和她們的就業息息相關。此外，工廠的女作業員和店員、女服務生、秘書有一點很相似，只要目前有什麼好的工作機會，她們就會改變職業。

特別是來自農村與城市低收入背景的女孩子們，她們要賺錢幫助家庭。當然這與農村收入及國家政策有相對的關聯。據我拜訪農村家庭的工廠女孩子的經驗，她們都認為在一九六〇年後家庭收入很緊，她們需要很早就離家就業，而她們的父親——中年的農夫，會搖著頭說：種田可以養活自己，不虧本就算幸運，別想要賺錢。然後，他們快樂地期待已經長大成人，在城市裏就業的兒子們。無數的農家誇示新建的房舍，現代化的浴室，和彩色電視機、洗衣機。這可以看出上一代生了很多孩子，老了却對他們有好的收穫。但除了假日和節慶外

，多餘的房間多半是空着。我們總會看到一間裝飾着塑膠門簾和壁紙的房間，這是為新婚的兒子準備的，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剛生下來的嬰孩則住在城裏。人們高興搬到都市裏去嗎？當問到鄉村生活時，移居都市的女孩子們都會說：「我的家鄉空氣新鮮，寧靜又安祥，我自己可以擁有一大間房子，不必像現在擠在鳥籠子裏。在鄉下可以生活得比較自由，可以作自己想作的事，鄉下的人也較純樸些。」但她們都否認有回去的想法：「種田太苦了，住在鄉下太單調了，根本沒有發展的機會。」

為兄弟而犧牲受教育的機會

寄錢回家看家庭裏排行而定，通常造成很大的壓力。在鄉下及鄉村低收入家庭裏的大姊，必須肩負家庭福祉的責任。她們當為了兄弟們而犧牲自己受教育的機會。但小女兒則接受大姊在生活費及學費上的幫助。在我的抽樣中，百分之二十四的對象說她們要幫助弟妹付學費。此外，我們還要認清一項事實，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已經有了巨大的轉變，尤其當父母親看清楚女兒受教育可以賺更多的錢。

一家只有兩三個兄弟姊妹時，擔子通常由老大移到老二肩上。在我的抽樣中，裝配員及高收入女性都一樣，約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說她們的父母希望她們晚一點結婚，以便繼續支持家庭。遲婚的壓力似乎與女兒的收入有相對關係；尤其當她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重大部份時更是如此。

大部份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女工們的生活環境，比起住在宿舍或跟朋友合租房子的人，在物質上較舒適，在精神上較愉快。有時候她們也會抱怨她們的父母限制她們的活動，和表明她們希望從社會中得到磨練，培養獨立更生的精神。在我的抽樣裏，我用（+100）到（-100）之間的尺度測驗他們的生活滿足程度，住在家庭裏的平均數有（+22），住在宿舍裏的有（-26）。女孩子通常都把薪水袋原封不動交給母親，然後母親給她不在家吃飯時的飯錢，有時候還給她們一些錢買衣服或去玩。父母也會替上學的女孩子付學費。許多上學

的女孩子除了早餐和星期假日在家裏吃以外，都在外面吃飯。這樣，她們的生活及花費就和住在宿舍裏上學的女孩子沒有多大的差別。工讀生住在遠離都市化的地區，每天早晨六點半開始趕巴士，晚上十一點回家。女孩子們每個月由她們的母親那裏拿回一千元，大約是她薪水的三分之一。但是她也可能帶便當上班。學費是很大的開銷，每學期要三至四千元，一年的學費平均要佔她的全部薪水（包括所有的獎金在內）的百分之二十。住在宿舍的人自己付學費，她們幾乎很少存錢以便急需。此外，她們吃飯必須不出預算，有些人常吃陽春麵或白飯蔬菜過日子。住在家庭裏和宿舍裏的女孩子們都抱怨社交環境太窄；而後者特別缺乏場所讓她們見朋友，或者由親戚的介紹增加社會接觸的機會（這些機會通常造成認識適當的婚姻對象，不只是在工廠打工的「小蘿蔔頭」）。大多數的宿舍缺乏從外面打進來的電話設備，訪客們即使找到條件不錯的宿舍，也不容易約到女孩子。

女工們在高中畢業後一定會想找其他的工作。這也是人事經理們會安排低教育的新工人到較繁重的生產裝配線上工作的一部份原因。讓高中畢業的女孩子到較輕鬆的地方工作，好讓她們不抱怨。無數的例子顯示，高中畢業生很少找到好工作。現在想要找一份理想的書記工作的或然率太低了。這些女孩子們的說法是，你必須有「關係」才能找到工作，高中畢業太普遍了，不如有一「關係」來得重要。從農村或低階層來的少女們說，她們很少有這些「關係」。

工資在最近幾年裏漸漸增加，但這是實質的增加或現金的貶值不太容易分清。大多數的女作業員抱怨薪水太低，無法配合一直上漲的物價；但她們也承認生活水準比以前提高了。無論如何，工資問題不斷地出現。我引用最近的雜誌列舉一家大工廠的薪水發展史（如下表），這個表雖不完備，卻是活生生的例證。這例子也普遍存在於電子、紡織及其他工業。

遲到或欠勤都會喪失全勤獎。這樣，一個月四〇〇元就比半個月二〇〇元獎金的條件還要苛刻。

年份	底薪	伙食交通津貼	全勤獎金	全勤獎金給付情形
1968	600	0	0	
1972年初 年底	800 850	0	50	一個月50
1973	1,000	0	100	一個月100
1974	1,250	每天10元 每月260元	200	每星期50
1975年初 年底	1,500 1,800	每天10元 每月260元	200 200	一個月200 一個月200
1976年初 年底	2,000 2,000	每天10元 每月260元	400 400	半個月200 每個月400
1977 7月	2,150	每天10元 每月260元	600	每半個月300

病假一天損失三百一十元

一九七四年後可以看出非底薪的增加，尤其全勤變成全部薪水的百分之二十。許多公司對全勤獎的給付規定如下：

1. 上班遲到一至四分，在規定工作期間連續三次。
 2. 遲到五分鐘以上者（一次）。
 3. 因病離開。
 4. 因私人緣故或休息而離開。
 5. 任何欠勤除了服兵役及一些正式的理由。
- 違反這些規定都會喪失全勤獎金。在這種公司，因病

一天不到班將會損失三百一十元，（通常規定病假照付當日工資），幾分鐘的遲到會損失三百元，也就是三點六天的底薪。設想人們總會生病的時候，有些事必須在上班時間解決，或者擁擠的交通系統——特別是上班、上學時間，使他們無法準時到達。這種工資政策會有什麼效果？這種工資政策的目的何在？難到說這些規定要遲到與欠勤負擔實際生產所造成損失嗎？這種規定會使女性作業員實際領到的薪資比廣告上的薪水還要低。假如一個新作業員在三個月裏生病一天或者以後一個早上遲到（實際上廠方的要求她們努力工作，已使她們習慣在工作前三十分鐘到達工廠），她的工資所得會比廣告欄上的少百分之六點八。

好像把命賣給公司

但也常聽到有些慈悲的單位主管會放她們一馬，假使她們偶而遲到，也會簽上去讓她們得到全勤獎。據有三年以上經驗的領班說，當勞動市場緊縮，又有許多訂單時，主管們會避免扣工人的錢，怕工人不滿、會跑走——因為平常女性作業員的流動率每個月為百分之五至十，很容易在競爭的勞動市場上遭受損失；但當生意清淡時，經理們就會扣掉任何情況下的工錢了。從這點可以明顯的看出來，全勤獎金制度的功能完全是調整勞動力投資，以配合國際市場。此外，全勤獎金制度也鼓勵加班，這通常是出自管理人的私自要求。根據一些女工們說，假使她們拒絕加班，她們得要考慮下次如何才能向單位主管們要求在考勤卡上簽字。

何以全勤獎和其他不合理的付錢方式會在最近幾年發生？我引用一位在一家中型電子工廠的主管的話，他說：「在一九七四年的經濟恐慌以前，我們的生產達到最高峯，我們可以計劃生產到下半年度。但現在外國的訂單太少，幸運的話，我們只能計劃到六個星期後的產量。這家工廠訓練一個工人需要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而且訓練期間有不少人會跑掉。當然要從加班或減扣工資上面打主意。」總之，全勤獎金看來在不穩定的生產現況下是一種調整勞力花費很有彈性的方式。此外，設獎金尚可代替底薪使薪資增加，容許全部的薪水提高到目前

競爭的水平。

這樣一來，公司就可以在不違反勞工法的情況下，以低於平常的工作報酬給付加班費。我認識的一位女性作業員，她有長期的工作經驗和較高的底薪，平常每小時可得十七元（包括全勤獎在內），但加班一個小時只得十五元。可是女工們照樣認為被要求加班是一種特權，並且公司的招募廣告欄上也常寫着「有加班的機會」。

然而這樣高的全勤獎金真的會使她們準時和照規矩上班嗎？以下我引用些典型的女工間可以聽到的反應：

「我每天走路趕去上班，路上許多車子，逼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我知道有一天我會死在路上——為了擔心失去全勤獎，搶着過馬路而被車子撞死。」

「我早上起來趕六點半的巴士。平常只有三分鐘的路程，我必須在七點四十五分趕到廠裡工作。但巴士總是那麼擠，許多學生在我前面，我擠不上車子。我知道我慢了十分鐘，已經失掉全勤獎，乾脆回家睡覺。兩百元可以使我享受一頓甜美的大餐！」

「我在禮拜天回士林家裏，家裏正在舉行爸爸六十歲生日宴會。他們要我等宴會完才走，堂兄說他在第二天一早會用摩托車載我進城。只要一個小時就可以到工廠，可是堂哥就誤時間了，我失了全勤獎，已經太晚了，我得多留在家裏兩天才值得補償損失。」

「我必須準備功課，否則畢不了業。今天我必須請假，四百塊飛了！我一天要是能賺這麼多錢就發財了！我不願意幹只為賺錢而沒有前途的工作，即使我會被開除，我還是想完成學業。」

「我知道我的臉色很難看，這一兩個禮拜我一直無法恢復健康，我不敢請假，怕失去全勤獎。禮拜二我打字打錯了，老闆很生氣，我告訴他我幾乎看不見字了。但我還是急忙地做完工作。唉！好像把命賣給公司，能找到工作我要馬上辭職！我做的是書記的工作，而領的是裝配員的薪水。」

在工資占生產的重大部份的公司，生產量很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而工人又只需要最低限度的訓練，這種情況下，勞工變動率大反而會有好處，所以這類

公司很容易把全勤的限制規定提高。

大部份的公司抱怨女工們的流動率太高了，但他們從不考慮自己的管理政策所造成的離職現象。通常遇到員工家庭的婚喪准許其離職一至三天；長期的離職（如一個星期），則非得簽約保證以後補作工作外，還要喪失年終獎金。當然，假使女工們明白自己確實趕不回來，會喪失辛苦的血汗錢，也許一個月損失三千至四千元，她就不會再回到同一家公司了。

離職女工的比率有季節性，最高的時候在陰曆過年發給年終獎金後，以及六月、九月份學生放假或開學時。女工離職率平均每個月都少於百分之五以下，有時也高到百分之十五。一些只需要短期訓練工人的公司會容忍較高的離職率，例如一家公司在前三個月新裝配員的離職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以上，過了這段期間會慢慢降低下來。

否定人性的要求

從臺灣南部及東部來的女孩子們回一趨家需要六到八個小時，並且交通費要花掉幾天的工資。休假日交通更擁擠，要浪費更多時間且更不舒服。單是來回就需要兩天行程。想想那些嚴酷和單調的規定，難怪有些女工有時候希望好好休息一段時間，或者跟她們的親戚住上一段日子都不可能。一部份年紀和孩子差不多的女工們，經常被必須自立的，沒有人情味的工業環境弄得迷迷糊糊。既然女工們被視為「低技術工」，廠方輪流讓她們放假還有什麼問題？難道說愈工業化就愈否定人性的需求，除了純粹為生活而工作外，女工就無法與他們的家屬，親友保持感情嗎？或者說，繼續不斷地讓一個流動性的勞動團體循環，可以方便不穩定的生產，又減低勞工的老資格和團結嗎？既然勞動團體目前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大部份的工廠訓練新人已不成問題了。

一些女孩子的反應是：

「我第一次離開家裏，到新莊某一家工廠工作。我做了四個月，他們很喜歡我的工作，我也很喜歡我的同事和老闆——我真希望留下來。可是我太寂寞，又太想我母親了，我對公司找個藉口說我生病必須休息，他們才讓

我辭職。我回到家一個半禮拜，我母親就安排我去相親，一種在鄉下端茶出來，被男方的家人看了又看的風俗。啊，多尷尬！我跑回臺北，我希望回到原來工作的地方。但我很難為情，我甚至不敢告訴朋友我已回到臺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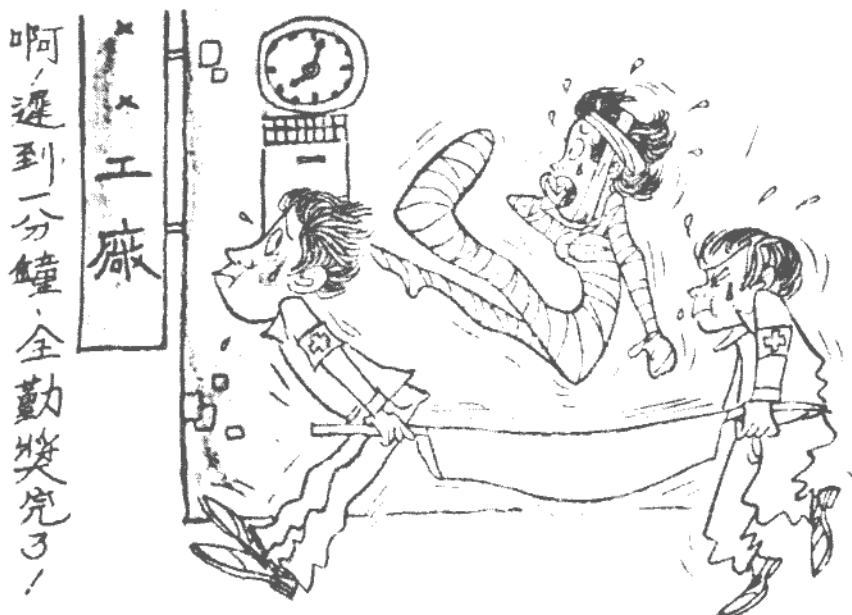
逐漸與家庭疏遠

「我已經工作五年，再也不會增加薪水了。這段期間裏我從沒有好好休息過。我把五年的青春賣給公司，我需要離開這種使腦子麻痺的工作，休息兩三個禮拜。但除了辭職或巨大的損失外，沒有辦法離開。那麼多的規定使我感覺到像被繩子綁住，動也動不得。我五年的生命已給他們了！那些經理們一點感情也沒有！」

「這種混時間而一無所成的感覺，普遍存在於高中畢業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的女孩子中，二十六歲左右，又沒有結婚對象的女性中也有這種情形。尤其後者，就業一途是無法避免和淒涼的。她們的收入無法使他們個人有更舒適的生活，隨着時間過去，她們漸漸地和家庭疏遠了。」

從我紀錄的生活史中，可以看出工業就業特別使少女們脫離父母的控制，和讓一些在傳統社會中不利的婦女——養女和離婚女性得到避難所。但傳統社會沒有給予達到結婚的年齡，而尚未結婚的女性一種社會地位，而這類適婚女性的人數正不斷增加。她們繼續孤獨地過日子，躲在宿舍和租來的房子裏，接受社會對她們的批評。

急速自由企業的資本主義式工業化，已經創造出新的社會環境，這種發展引起大量的遷移，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個人經濟不安定，通常還打斷與家庭的連繫與降低生活水準。她們長期間的適應問題及婚姻前途問題，從工作環境中的男女不平衡狀態產生，從大部份年輕人有限的經濟能力的就業系統中產生。這種很高的流動，破壞人際關係，使這些社會問題不容易被看出來和解決。社會問題被經濟繁榮與物質富裕的外表所掩蓋，要想如何創造一些處理社會問題的方法需要更多的研究與關心。



世界能源概況及展望

• 黃石 •

(A) 結論—能源供應前途悲觀

由於以下三件事實，使大多數的觀察家在最近的二年裡對能源的供需日趨一致地獲致悲觀的結論。三件事實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各國石油生產量比以往預測的減少；核能發電的增長又有進一步緩慢的趨勢；先進國家雖已著手「替代能源」的開發，但計劃推展遠落实际需要之後。

在1978年以前，專家們估計OPEC的石油產量將維持在日產4千萬桶至4千5百萬桶。但今天，我們預測該組織國的生產水準不會超過日產3千5百萬桶。更具体地說，即使從現在到公元2000年，能源供需基於最樂觀的假設，「石油差距」亦將於1985年的少量不足變到1990年的1千萬桶/每日，再增為在2000年的2千8百萬桶/每日。此處所謂最樂觀的假設是指低經濟成長（每年3.4%），節約能源有長，天然氣增產一倍，核能發電增加十二倍。這種巨大的「石油差距」，是我們將面臨的殘酷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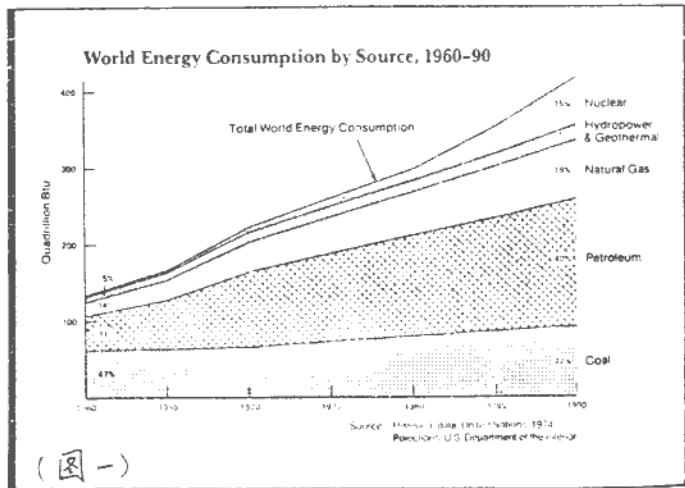
當然在現實的世界中不可能真正出現「石油差距」，或「能源差距」。蓋能源需求可藉市場對有限供給的反應而減少，供給一旦呈現不足，價格即急遽上升。結果不是驅使能源更有效率的使用，就是經濟活動的縮減，或者兩者兼有。從目前到公元2000年，凡經濟成長率下降1%，在1990年每天「可節省」的能源約相當於9百萬桶（是今天沙地阿拉伯的石油產量

）；在2000年時，則相當於2千萬桶石油。但是被迫採取這種調整的代價，是使工業國家在1990年全年損失8千億美元，在2000年損失GNP2萬億美元（1978年幣值）。而開發中國家的命運將更慘，平均經濟成長僅勉強相當於人口成長率。至於低所得的人民，低所得的國家，以及本身缺乏能源而需輸入大量能源的開發中國家，還有目前就已掙扎在飢餓邊緣的國家人民，所將面臨的浩劫，自然不是平均數字所可說明的。上述一些推測還是假設今後世界政局基本上是平和安定，如果任何政治社會的巨大變化而長期的阻礙了能源的生產，其供給不足將使世界經濟受到更重大的衰退。

如果不願見到這悲慘的情形出現，世界各國尤其是工業發達的國家應該對可能在二十年內增加供應的能源潛在領域認真加以檢討。由以下的檢討我們將發現：今後核能發電的建設仍有種之不足因素存在；可供應的水力也為數有限；而太陽能，不管2000年以後有如何巨大的潛能，目前尚在萌芽階段；而增產石油及天然氣的問題更是複雜。我們的結論是：將來（2000年以前）只有大力擴張煤炭生產與利用一途。曾是工業革命時代的唯一動力的煤，勢將再度在人類史上扮演起「過渡能源」的重大角色。

(B) 各種能源的概況

圖一表示了1960到1990年間世界能源消費



(圖一)

的增長及其種類結構。首先，世界能源消費在石油危機前十年間平均成長率為5%強，約與實際GNP同幅度增加（GNP每1%的增加對能源消費增加率約為1.2%，此稱“對GNP之能源消費彈性值”為1.2。如果節約能源有成效，此值應降為1以內）。估計工業先進國家今後經濟成長漸趨緩慢，在1980年代約為4%，1990年代約為3%。但是儘管增加幅度緩慢，絕對消費量仍逐年增加，預料將由1975年的250 QBTU（或約43億噸石油當量。單位換算，請看文後附錄）增加至1990年的400 QBTU。

就供應結構而言，如圖一所示，1960年煤佔52%，石油只佔31%；到了1970年煤降為35%，而石油上升為43%，天然氣佔20%。在這60-70年間，消費的結構是由煤炭轉為石油，天然氣。在1970年代雖因能源危機，消費成長率顯著下降，但油氣的份量在總結構中還是佔最大比例，且此現象以後勢將繼續下去。

(一) 石油及天然氣

如上所述，石油是目前至可預見的將來（2000年）使用最多的能源。其蘊藏量約有6千4百億桶，其中OPEC佔80%，非共產國家在1978年每日的石油消耗量約4千6百萬

桶，估計至1985年將達每日6千3百萬桶，至2000年每日9千3百萬桶。若OPEC限制石油產量每日4千5百萬桶，則石油供應不足將於1989年來臨。即使OPEC諸政府對石油產量不加任何限制，則於1997年以前也將無法供應世界石油需要。以上估計尚有一前提，每年須發現2萬億桶新油源。

天然氣的消費在目前的總消費中佔第三位，而其蘊藏量在未來25年內亦足以供應。且其分佈亦較石油平均。天然氣的供應輸送需要靠管線運送，以及液化後由冷凍船輸送。而這些工程設備均需巨大投資及高水平的工藝技術。許多天然氣蘊藏豐富的開發中國家無法獨自開發。又液化過程中的能消耗達25%，也是很高的消費。依估計若祇按目前天然氣開發計劃，非共國家的天然氣供應將於1985年後發生短缺。但天然氣蘊藏尚稱豐富，依目前油、氣兩貴的趨勢，或有足夠的利潤引誘，以鼓勵開發新氣源及發展昂貴的運輸系統。

(二) 核能及其他替代能源

核能發電是未來替代石油供應不足的一較成熟的技術。但由於各種特殊情況，困難重重。目前美國三哩島事件，核能發電進一步失去公眾的支持，產生出一連串的困難。主要計有：(1)各國政府對核能發電工程技術的安全性及可靠性進行繁複及耗時費錢的評估調查（台灣似乎例外）。(2)申請建廠證困難重重，正與建中的核能廠也因安全法規的重新厘定而延遲了開始運轉的時間。(3)核能廠建造成本由於各國管制法律的變動及通貨膨脹而上漲迅速。(4)建廠時間（由規劃到建成）長達十年，且幾乎不能控制。核能的前途除以上基於“安全”而產生的困難外，還有鈾資源的有限。如不早日

發展商用沸水式反應爐，則鈾燃料將於1990年代發生短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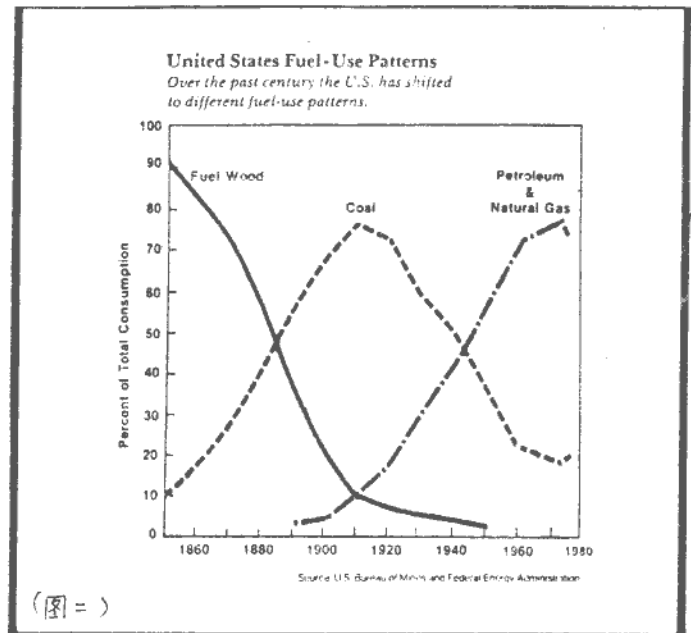
除了煤炭將於下一節討論之外，所謂2000年代前的“其他替代能源”包括了石砂（瀝青砂），油頁岩，地熱，太陽能，水力，風力，潮汐發電，海水溫差發電等。水力一項開採已久，由於築壩地質有限，對未來能源的供需無太大貢獻。太陽能或有無限潛能，但在2000年前成本太高，尚無競爭能力。其他各項由於技術，成本，特殊地理條件等因素在2000年前也不可能對能源供需作大貢獻。

(c) 積極擴展世界煤炭的生產及利用

(一) 能源過渡時期的認識

由於上述世界及國際能源供需的情勢背景之下，為適應世界經濟成長而增加的能源消費，須有「能源供需結構變動」的認識。具體地說，世界能源供需的結構將由石油及天然氣為主，轉向較豐富的煤炭（及部分油砂，核能）。世界煤蘊藏豐富，可採收儲量約6千4萬億噸，按現在估計，可敷二百五十年的需要。而更長遠地看，將轉向太陽能及融合能（Fusion）等非耗竭性的能源。

就歷史演變來看，如圖二所示能源結構的主幹是由薪材到煤炭，再由煤炭而油、氣。而今後之油、氣再回到煤炭，其理由及利用情形將大異往昔：(1)以前之由煤而油、氣是由於物理化學性之優異，(2)而今由優異性的油氣轉向開發成本高利用困難的能源，其利用方式將不是回到1960年以前的方式，而是因為大量利用，其方式必須是符合社會及環境維護的要求，(3)為了達到(1)的要求，



必須投資於發展煤的處理（開採及恢復採地環境），軋化（液化、氣化），運輸等技術。

(4)為避免重覆 OPEC 的老路，煤炭生產國及消費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將是先進國家投資開發時之重要考慮因素。更有進者，政治關係及戰略考慮將影響各國的投資開發。

(二) 近期中煤炭之擴大利用

在近期中，作為過渡時期之能源，煤的大量應用是在傳統的工藝技術上，加上一些環境保護與安全問題而已。在工業界目前用油、氣提供“直接加熱”及加工用蒸氣，將來將大部分改用煤炭。這些行業包括化學業，食品加工，建材，造紙，石油裂煉。燃煤發電近來已大增加，且將繼續此一趨勢。一座具有全部脫硫設備的燃煤電廠，在開始運轉的最初二十年擔任“基本負載發電”，其發電成本在美國較燃油電廠平均低30%以上。在進口煤炭的國家，如台灣亦低15%。以數目是摺一年前伊朗危機前的油價。以現在油價，燃煤將更有利。

(三) 煤之長期擴大利用—氣化與液化

論到煤的長期大量利用，必須發展一種工藝，即可解決大氣污染問題，並可有目前油氣的方便。此一工藝就是煤之氣化與液化。

目前煤炭氣化的情況是：生產低熱值瓦斯（600 BTU/ft³）的技術已大體完成，但成本略高。至於高 BTU 的瓦斯（如天然氣約 1000 BTU/ft³）的生產技術尚未成熟，成本問題更是困難。氣化煤之成本若比同等熱量的石油約 0.25/桶，以現在油價看，似有經濟競爭力，但比之天然氣則貴 5 倍之多。所以成本高是商業性煤氣化的難題。有些國家明知此路非走不可，將以國家津貼的方式來鼓勵投資。

從煤炭製造合成石油的液化研究，其進展遠在氣化技術之後。以美國為例，除非聯邦政府投資以加強開發，否則 1985 年前不可能有商業化的液化煤生產。但就長期看，液化煤是一項可靠與厚望的「替代能源」。順此一提，煤的氣化之轉化率為 42%，而液化之轉化率僅 30%。

(四) 煤之大量產銷與利用之若干問題

煤除了儲量豐富外，最有利的因素是價格低。那麼此一有利因素能否長期保持，是決定能源政策及煤之前途的最重要問題。有部分人士以為煤價格基本上將是石油價格的函數。當石油上漲，煤的生產成本與運輸成本也會上升，加上油貴時煤的需求也增加，結果是煤價隨之上升。還有當煤炭供應團體的市場力量加強後，也可能演變成在煤成本與煤價格之間保持巨大的差距，如今天的石油一般。但我們的看法並不這麼悲觀。我們以為煤炭是一種蘊藏豐富及分佈極廣的資源，絕非少數廠商與國家所可以控制。除日本、西歐外，消費巨量能

的國家幾乎都有煤炭，此與石油的 80% 儲藏集中在阿拉伯國家的情形大不一樣。更有進者，有些國家（如日本）對煤的長期供應沒有十分把握前就不肯投資於煤氣化液化的開發研究；而在一些產煤大國，英、美、印、中、加、澳等國，很有可能把礦山、開採、運輸、發電、研究投資等聯合成一個系統，由國家的能源機構作適當的控制。近年來美國的大石油公司大量採購煤礦區（與鈾礦區），已擁有全美的 30% 的煤產。此一少數公司控制的趨勢，實讓人憂慮。

另一以煤代油的重大的問題是設備的投資。煤的鍋爐，熱交換器，煤的堆集場所，煤的擊碎沖洗處理，煤渣的處理，灰塵、氧化硫的管制設備，運輸工具與碼頭設施等，都是使工業界望之怯步的大難題。一般說現有的運輸系統都不能有效承擔大量開採時的運輸。現有的鐵路運送量及路線都不足也與產用地不稱。工程界建議採用道管運輸。煤與水混合在管道中由高壓空氣推動，將來在陸上可能管道與鐵路並用。國際間的貿易需大量的運煤船與港口，目前都尚未俱備。輸送問題除了大量投資外還需要工程上有若干創新。至於大量利用煤炭所引起的維護環境問題更是眾所矚目，將在下一節討論之。

(五) 環境維護

在目前開始的能源調整過渡期，到以後過渡期後，一項長期困擾煤炭擴大利用的因素是：如何在符合環境要求下擴展煤的生產、貿易與利用。在前期以開採露天煤礦最為嚴重，而露天煤是今後世界增產煤寄望之所託（尤以美、加、澳為然）。露天開採的問題是礦坑附近土石移動，表面黑土層被破壞後的復原，景

現的保持，社區的遷移。現在的作法是選人口稀少地區的優質，儘量開採甚小的地面而作大量的開採，故業者可以投資於小面積的土地復原工作。在西德萊茵河巴科隆城附近曾極成功地露天開採。主要是有完善的立法保護居民。而公司在動工前的週查規劃以及與當地居民、當地政府往返磋商。多次改變工程計劃以滿足各界。結果遷移了五十個社區而沒有糾紛發生。

大量燃煤所產生的二氧化硫污染也是比較嚴重的課題。保持二氧化硫排放量於可接受的水平的技術目前已有。以目前美國建立燃煤新電廠，其脫硫設備高達電廠建費的20%。

大量燃燒化石燃料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氧化氮（NO_x），一氧化碳。近來已有証據表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正隱走上昇中。將來大量CO₂的覆蓋，可能改變地球的熱輻射平衡，產生「溫室效應」，進而使地球溫度上昇。

未來興建合成燃料廠以液化氧化煤時，水的供應將是問題。因為這一類工廠需水極大而全球供水無論地下水、河湖水都已呈不足。所產生的污水之處理更是困難。

(D) 結論

作為過渡時期的能源，為分散能源種類而與油核能配合，以待未來非耗竭性能源的發展，煤將有其歷史的特殊重要性。在可見的未來將出現「石油差距」，因而大量利用煤炭已經是無可選擇的道路。但目前尚有許多社會與工程上的瓶頸問題有待解決。時間上可能已經略遲，至少也非常迫切。

如何達成產煤國與消費國之間的利益平衡？如何互相建立起長期的信心？為大量利用煤

炭所需的研究投資該由誰承擔，以免重覆浪費？在國際間合作的不可逆估計期待的現況下，目前迫切需要一種鼓勵早日投資的長期政策，各國國內應有一種穩定合理的法律、行政、及環境問題的有關規定，而不宜變化過劇。

至於產、消費國之間的信心與利益問題，第一步將是生產國必須興建基本設施以取信於消費國，消費國必須投資於大量利用的工藝研究以備有效利用也以之取信生產國。生產國與消費國之間應早日訂立長期供應與採購的合同，保證不至因專斷的管制而中輟。甚至在能源問題緊急時，海外用戶所受待遇也與國內用戶一般。這些新秩序的建立將可能由美澳歐日四大產消地區領導組成。中印芬三國煤藏豐富，但可能不是國際間貿易的大角色。推動這新秩序的建立的根本困難除了如上述的經濟金融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各國（工業國）政府與民間集團有沒有準備要承擔誰維護環境要求下的原則。很少污染問題是僅地域性而非全球性的。

煤炭的突起，後果不僅是能源問題更是影響全球的經濟與政治問題。一國能源的多寡，一國的能源政策，不僅加強或限制了其本國的經濟政治上的自由，又可藉以限制外國在國際上的政治行為，是謂之「能源武器」。煤炭的生產、貿易與利用困難固多，但卻還可能一克服。但如何利用煤炭的巨大潛力使全球工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同蒙其利，才是今天人類的重大課題。

參考資料

- 1) “能源季刊”，V8, V9, V10。經濟部能源政策審議小組發行。

<2> "U.S. Energy : The Next 175,000 Hours are Critical", H. Brown, Institute of the East-West Center, 1980.

<3> "Energy", S. Penner and L. Icerma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Inc., 1974.

<4> 单位换算:

$$1 \text{ QBTU} = 10^{18} \text{ BTU} = 1.05 \times 10^{21} \text{ 焦耳} = 2.93 \times 10^{14} \text{ 瓩}\cdot\text{时}$$

$$1 \text{ 噸煤} \approx 2.78 \times 10^6 \text{ BTU} \quad (1 \text{ 噸} = 2200 \text{ 磅})$$

$$1 \text{ 立方尺天然氣 (1 SCF)} \approx 10^3 \text{ BTU}$$

$$1 \text{ 桶石油} \approx (5.6 \sim 5.8) \times 10^6 \text{ BTU} \quad (1 \text{ 桶} = 42 \text{ 加侖})$$

黑臉鸞=白臉鸞=此……



真是黑白講

KOKO



致有心人

七月二十五日的自立晚報上說今年大專聯招放榜，乙組部分共錄取 5211 人，錄取率為 19.72%。其中女生佔八成以上。如僅計算國立大學文學院 49 个系組，則錄取的男生不到 10 个人。平均起來，每 5 个系組有一个男生。

這並不是什么駭人聽聞的消息，相信大家對這現象也早已心中有数。只是多少年了，大家睜着眼睛看著這種情形一年又一年地繼續下去，好像也習慣了，沒人在乎。

乙組的科系包括中文、外文、哲學、歷史、新聞(大眾傳播)、考古、人類、圖書館、藝術、音樂、美術等。我絕非對男女受教育的機會有任何偏見，只是覺得男生少到每 5 个系組一个並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的。

這是一個慢性的、隱藏性的問題。政府好像也不在乎。海內外有頭有臉的人們似乎也都在忙著比這更大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真的關心台灣，為什麼不針對這現象，說點什麼、研究點什麼、做點什麼呢？

—— 杞人 ——

淺談台灣的能源政策

■ 李段 ■

- 今年三月初行政院公佈的「台灣經濟建設十年計劃」，把能源問題列為八十年代台灣經濟三大問題中的首要問題（其他兩個是貿易問題和勞力問題）；
- 不到一個月，果真應驗，沙地阿拉伯於四月一日宣佈輸台原油每桶漲價2美元。五月科威特和印尼也作同樣的宣佈；
- 報章最近報導說：今年三月至五月連續三個月台灣貿易入超，為1975年以來首次；

表一：原油給台灣的經濟負荷*

年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原油輸進 量：公噸	值：新台幣千元	總輸進 值：新台幣千元	④指數 1972=100	⑤指數 1972=100	⑥/③
1972	11,184	6,871,873	100,791,412	100	100	6.8
1973	5,447	3,784,278	145,078,560	49	113	2.6
1974	13,741	27,257,306	265,395,347	123	323	10.3
1975	7,532	23,732,440	226,460,282	67	513	10.5
1976	12,372	40,024,942	289,159,354	111	526	13.8
1977	13,569	47,521,994	323,839,266	121	570	14.7
1978	17,130	58,783,410	408,378,047	153	559	14.4
1979	17,476	78,940,054	532,927,985	156	733	14.7

資料來源：「自由中國之工業」(53:3) 156、161頁

*如果煤、天然氣、核原料的輸進也包括的話，負荷應更大。

1. 能源已變成台灣經濟的一個重大課題

台灣缺乏能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經濟不斷地發展，能量的消耗也不斷地增加，這也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那麼台灣要滿足能源的需求，必定要越來越依賴進口能源。事實也的確如此，進口能源在1954年只佔能源總供應量的17%（以油當量算）。1968年升為45%，1977年為78%^①。估計到1989年會上升到90%^②，差不多要完全依賴國外的供應。

自從1973年以來，原油的價格不斷的上漲，造成台灣經濟上很大的負擔。（請參看表一）。1972年台灣輸進原油11,184,000公噸，1979年增加到17,436,000公噸，數量上只增加了一半左右（56%），但價值上卻增加了六倍多（733%）。換句話說，台灣在79年買同樣數量的油，要付的價錢是72年的4.7倍。如果再加上^{今年}四、五月的漲價的話，今年要付的價錢一定遠比

這了數目高。再看上表的第六項，1972年原油佔總輸入的比重是6.8%，1979年已升為14.7%。今年一月到四月（即漲價前）已增加^③到25%。因此，導致三月以來持續的貿易逆差，原油漲價是其中原因之一。

2. 在節約能源的努力上台灣完全失敗

台灣所面臨的能源問題與所有的能源輸入國所面臨的問題基本上是一樣的。要解決能源問題，簡單說來，只有「開源」和「節流」兩個辦法。所謂「開源」，對台灣來說，離不開分散來源和代替能源。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避免只依賴於一國或一源，減低冒險。至於「節流」方面，台灣可以說是完全失敗。

我們可以先看上別國的經驗。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家為例，1965-73年，即能源危機以前，各成員國平均能源彈性^④

為 1.13，75-77 則降為 0.72。其中以日本為最突出，從 1.00 降到 0.55^⑤，即是說省了 45% 的能源。可以說是在被迫中採取主動。

台灣的紀錄如何呢？1968-73 年的能源彈性為 1.01，1976-79 則升為 1.44，扣除了作石化工業原料用的石油部分，能源彈性仍為 1.18，比起石油危機前，非但沒有降低，反而上升了 16.5%，「節流」可以說是完全失敗^⑥。

3. 節約能源失敗的原因

自從 1973 年能源危機以來，政府已一直在鼓吹節約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去年四月，更核定「節約能源措施」，方法離不開勸導、限電、輪休、停止接受耗能新設備。想用勸導的辦法來改變營利事業的成本結構差不多等於希望頑石點頭一樣。限電和輪休，同屬強制性的單方面減少供應的方法，不利於生產。有些工業如鋼鐵之類，倘若斷之續之地供應，可能更會費電。「節流」不成的原因，主要还是由於低价能源政策。表二與表三比較了台灣、日、韓及香港四個地區的油電價。四個地區都大量依賴進口能源與出口工業，情況十分相似。但是台灣的油電價顯然是人為的訂得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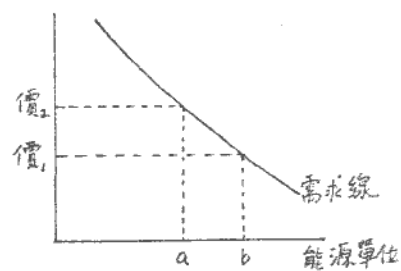
表二 鄰近國家電價比較 單位：新台幣元/度

國別	日期	電燈	電力	平均電價 (比例)
台灣	69.1.1	2.36	1.82	1.96 (100)
日本	68.10	3.05	2.08	2.30 (117) 69.4 預計調高 61%
韓國	69.2.1	4.92	2.77	3.30 (168)
香港	69.1	2.66	2.48	2.60 (130)

表三 鄰近國家油價比較 單位：新台幣元

國別	日期	LPG 公升	高級汽 油(公升)	普通汽 油(公升)	高級柴 油(公升)	燃料油 (公噸)	(價格比例)
台灣	68.12.26	12.00	21.00	20.00	10.00	5,400	(100)
日本	69.1.21	33.82	22.39	20.87	—	7,900	(137)
韓國	69.1.28	—	43.45	36.00	10.86	8,600	(159)
香港	69.1.16	29.12	16.77	15.77	12.45	8,000	(148)

能源季刊，10卷二期，頁3



圖一

圖一是最概念化的方法表達出低价能源為什麼會導致「節流」失敗。如果政府想要把能源銷耗量限於 a 的話，就必須用價₂；如果用價₁的話，就只能用限電限油的辦法，才能限制銷耗量於 a，不然的話，銷耗量會增加到 b。上面已經說過，這些方法，只會更費電，是不能提高能源效率的。據說台電的口號是「充分供應與廉價政策」，按照以上的分析，這是一個矛盾的口號。

4. 為什麼要在低能源的價格？

在低能源價格是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的一貫政策。公佈的理由有二：(一)減輕國民生活負擔；(二)輔助工業快速成長。這兩個理由，實在是無可厚非。但是，我們衡量一個政策，不能光看原則，也要同時看之成效。1978 年用於工礦部門的能源佔 68.43% (包括作燃料與工業原料用的)；運輸佔 9.99%，農業佔 3.68%，住宅及其他部門佔 17.90%^⑦。這裡所說的「其他部門」是指商業、餐館業、和其他服務行業，所以直接影響住宅的部分，絕對不會超過百分之十^⑧。由此可見，銷耗能源最多的還是工業。油電漲價對民生的直接影響是較低的。

在低能源價格、輔助工業，主要是與推動出口政策有關。50 年代末期政府大力推動出口工業，認為廉價能源可以減低成本，有利新製工業產品的銷售，這是一般開發中國家扶助

新興工業時大多採用的辦法之一。在開始的時候，可以說是“合理”的，但是已經二十多年了，還是在津貼“新興工業”，那未免太過份了。台灣今天不能有效地利用能源，低價能源政策，唯辭其咎。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北市政府調查台北市家庭銷費，燃料和燈光部分，從1970到1978年從未超過消費支出的5%⑤〕

5. 低價能源，誰付代價，誰受利益？

能源的價格不是說低就低的。差額一定要支付。問題是由誰來支付而已。中油、台電都是國營企業，就是說盈虧都歸國家的。據說台電最近“財務惡化”⑥，那不管台電的財政問題是靠借外債，發行公債或者由國庫撥款來解決，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最後都是由納稅者來負擔。

低價能源，誰受益呢？很明顯，直接受益者就是台灣的資本家，國際大貿易商和國外的消費者。對資本家來說，產品的成本減低了，即是盈利的增加。或者說清楚一點，成本減低，售價也可以相對減低，銷量隨著增加，最後導致利潤增加。對國外的消費者來說，由於台灣的低價能源政策，能買到廉價的商品。

可是居於台灣廠商與國外消費者之間還有第三者，就是國際大貿易商。由於台灣廠商尚沒有能力直接在海外銷售商品，所以目前的出口，大部分是通過西方國家的大貿易商(Trading Company)或日本的會社，才能把商品銷到外國的市場去。另外，有些外國的大公司，則直接跑到台灣去買貨，台灣的廠商為了多做生意，互相競爭殺價。這種情況，在電子工業裡面是很普遍的。

6. 總結

對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來說，能源供應要依賴外國，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了。但是，台灣在一切為發展出口工業的前題下採取低能源政策，事實上就是把負擔從資本家轉嫁到全國每一個國民的頭上去。這個政策與以前的压低糧價和肥料換穀多少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只是：一個是欺壓了農民，另一個則是欺騙了全國。

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效率的努力是台灣能源困境中最易為也是早就該開始的工作。首先，公營的台電(火力發電佔65%)應投資於提高能效的設備。其次，以貸款或免稅方式鼓勵民間工業投資於提高能源利用。

資料來源：

- ① 張光世：“台灣能源情勢與因應政策之闡述”能源季刊(9:1)3頁。
- ② 張光世：“當前我國能源情勢報告”能源季刊(10:2)5頁。
- ③ “四月份對外貿易再出現逆差”，民眾日報 80.5.23
- ④ “能源彈性”又稱為「能源係數」即為能源銷耗的增加率除以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即是說要增加1%的GNP需要增加几%的能源？
- ⑤ “能源彈性”經濟導報 80.4.9, 33頁
- ⑥ 施敏雄“節約能源政策的檢討”中央日報 80.6.14 第一版。
- ⑦ “編後記”能源季刊(9:2)149頁
- ⑧ 中華民國統計月報 1978.11, 121-2頁, 表62
- ⑨ 施敏雄, 同上。

— 台湾地区歷屆選舉中非國民黨 候選人得票率初探 —

陳信文

（一）前言

選舉是一種民主程序，亦即一般人所說的「以數人頭來代替打破人頭」。在政治上，它提供了和平的、持續的、和穩定的過程，使得公民們得以理智地處理公眾之事。具體的說，經由這個過程，公民可以選出他們的意見代表、利益代表、服務人員和政策領導人。不但選出，而且還要這些被選出的人們就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對選民們負責。台灣地區的選舉由於公民參政權利受到限制，在形式上雖有選舉的外表，但在實質上卻沒有達到選舉的真正意義。因為（1）在地方政府方面，由於「省縣自治通則」長期擱置，使得在憲法上原屬人民直接參政範圍的台灣地區所有省市政府或民意代表機構完全歸屬行政系統管理，公民參加選舉，實際上對其選出人員的工作成效並無期待值可言。以目前開放民選的地方級最高職位省市議員為例，不但任期、職權均受行政院以行政命令管理，連其最具威力的權力也僅至「質詢」和「建議」而已。其次，鄉鎮縣市和省市各級政府的行政部門並不對民意機構負責，而是直接聽命於上級行政主管。選舉在實際上已和民主政治的意義脫節。（2）在中央政府方面，現實政治的運作使得人民不可能有機會和中央政府產生政治上的監督和責任關係。在行政部門，人民毫無選舉權。在民意代表部門，台灣地區人民所選出的人數在「法統」比例上先是微

乎其微，不起作用，再加上「此時此地」的政治結構，立法院是橡皮章，監察院和國民大會都已癱瘓無魂，更不可能有實際功能可言。

雖然如此，選舉仍然舉行，多數人也照投票不誤，為什麼呢？一般的解釋是：（1）人民重視權利，以為做為一個公民，有權利也有義務參與選舉；（2）低層次的「送美」，為使某候選人當選而投票，以感情、宗派、利益為判斷，不以候選人當選後的政治作用為投票準則；（3）政治組織的動員，以國民黨為例，一百六十萬黨員動員起來，每一黨員只要掌握四票即可足以控制住全臺選舉；（4）高層次政治態度的表達。不以候選人為投票準則，而以對執政當局的好惡為依據。這四種解釋各自顯示出選民對選舉意義在體認程度上的不同。其中尤以第（4）項投票行為在近年來最為引人注目。本文的目的即在嘗試求證這種投票行為的存在性，其量化以歷屆選舉中非國民黨候選人（這裡面還得清除所謂真假黨外的因素，容後再敘）的得票率為依據。年代則偏重在1968年以後。全文所採用的資料，中央級選舉取自「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總事務所」編印的官方報告；省縣市級早期部分取自台灣省民政廳編印的台灣選政，和省政府出版的台灣省地方自治名鑑，後期部分則來自歷屆選舉後第二天及第三天台灣地區主要報紙。其數字可能與官方數字有些微誤差，但絕不影響本文的討論。當然，我們還必須做一個重要的

假設，即這些數字和選民在投票所實際投下的票數相同。

(二) 台灣地區選舉歷史之回顧 (1946-1964)

(1) 地方自治實施前 (1946-1950)，台灣地區公民在 1946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31 日間，第一次嘗到投票選舉的滋味，選出了第一屆村里長和第一屆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之後，由這些鄉鎮縣轄市代表們再選出各縣市參議員（當時全省計有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台東、花蓮、澎湖八縣及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九省轄市）。同年 4 月 15 日第一屆台灣省參議員由各縣市參議會直接選出，共有參議員三十人。此即張俊宏等人所稱的「網羅了光復初年台灣社會中最為卓越俊秀的人物」（張景湑、許仁真、包青天、陳陽德合著「二十五年來台灣選舉史的探討」，大學雜誌 56 期，1972 年 8 月）。這批經由「純樸選舉」以傳統農業社會為背景所選出的人物，包括了大量的地主士紳階級，如林獻堂、蔣渭川、黃純青、顏欽賢、洪火煉、林為恭等和早期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物如李萬居、李友三、郭國基、吳三連、黃朝琴、劉潤才等人。其中很大的一個特色是：「黨派」色彩不濃，國民黨不在乎「黨外」，黨外亦不在乎國民黨，是典型傳統中國社會的士紳政治。

到 1950 年為止，台灣公民們共選出了兩屆村里鄰長，兩屆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間接選出了兩屆鄉鎮區長，一屆縣市參議員和一屆省參議員，省市縣長則全由派任。

(2) 地方自治實施後 (1950-1964)

1950 年 4 月 14 日行政院頒佈「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同年 8 月 16 日行政院令改全省行政區域為 16 縣 5 市。台灣地區乃漸進入直接選舉時代（臨時省議員自第二屆後才行直接民選）。國民黨輔選工作也從這時候開始逐漸奠基。以下是這段期間內的一些主要選舉：

<1> 1950 年 8 月至 1951 年 7 月，第一屆縣市長分八期選出。有些縣市投票兩次（如果第一次無人過半數）。全省合格選民約 345 萬人，投票 275 萬，投票率 80%。21 縣市長，非國民黨候選人（以下簡稱黨外）當選 3 人：台北市吳三連（原任市長，國民黨支持），花蓮楊仲鯨和台中市楊基先。

<2> 1951 年 11 月 18 日，第一屆臨時省議員，由各縣市議會間接選舉。

<3> 1954 年 4 月 18 日和 5 月 2 日，第二屆縣市長分兩次選出 21 人。第二屆臨時省議員亦分兩次選出 57 人。選民 390 萬，投票 290 萬，投票率 74%。有八縣市是一人競選的局面。黨外高玉樹當選台北市長（得票佔有效票的 53%），宜蘭郭雨新，雲林李萬居，台北吳三連，嘉義許世賢（女）等九人當選省議員。

<4> 1957 年 4 月 21 日，選出第三屆縣市長（21 人）及第三屆臨時省議員（66 人），選民 430 萬，投票 333 萬，投票率 78%。選舉前民社黨、青年黨以及其他黨外人士為爭取投票所監察員的權利與國民黨有一陣子極熱烈的選前談判。在雙方往返折衝，論斤較兩達到最後默契後，政府終於選舉前宣佈「由候選人聘任監察員於法無據」。民青兩黨在盛怒之下宣佈此後再不提名候選人參加台灣地區任何選舉。此一原則仍然被堅持迄今。這次選舉，縣市長部分，黨外僅有原屬國民黨的台南市長葉廷珪脫

黨競選成功。省議員部分，郭雨新、李萬居、吳三連、郭國基、許世賢、李源棧等13人當選。

<5> 1960年4月24日，第四屆縣市長(21人)，第二屆省議員(73人)(1959年6月24日行政院令改第三屆臨時省議會為第一屆省議會)。選民約470萬人，投票343萬，投票率72%。有八縣市一人競選，其餘13縣市中，黨外有2人當選縣市長：基隆市林番王(55%)和高雄余登發(56%)。此外，郭國基、李源棧、郭雨新、李萬居、許世賢、張豐緒等19人當選省議員。

<6> 1963年4月28日，第三屆省議員(74人)。選民523萬，投票362萬，投票率跌入69%。黨外當選12人(郭雨新、李源棧、李萬居、許世賢、張豐緒、余陳月瑛等)。共得票1,279,033票，佔有效票的36%，創台灣選舉史上，非國民黨候選人得票率最高紀錄。

<7> 1964年4月26日，第五屆縣市長(21人)。選民538萬，投票372萬，投票率69%。黨外當選4人：台北市高玉樹(51%)，基隆市林番王(56%)，台南市葉廷珪(51%)、台東董順興(53%)。另外，張豐緒此次以國民黨身份當選屏東縣長。

(三) 1968後的選舉

1968年後的選舉，具有時代性的意義，因為：

(1) 這是1945年以後在台出生的一代第一次取得投票權。所謂新生代已正式開始他們對政治運動的投入。這批生力軍配備有三樣現代政治裡一些極重要的資本：
<1> 人數龐大。

根據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內政統計提要，二次戰後台灣地區出生的嬰兒數，自1946年的24萬人開始向上遽升。到1955年時已突破每年40萬人大關。以1977年全台公民(超過20歲以上人口)889萬人來看，戰後出生的人數(即20-32之間)有370萬人，佔公民總數的42%。換句話說，要想在選舉中獲勝，非在年輕人中掌握絕對優勢不可。
<2> 知識普及。這些人幾乎人人都受過正式國民小學教育，超過70%的人受過初中以上教育。他們對一般事物的判斷能力已非任何時期中國政治結構上的一般人民所可比擬。
<3> “溫室培養”下的產物。這一代人在中國近代史上鮮有的一段安定的日子裡長大。先在物質上沒有飢餓與動亂的威脅，再配合上政府在思想方面的刻意“保護”，可以說是完全籠罩在一個新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裡，與前代的人截然不同。

(2) 台灣經濟、社會結構的蛻變一

1965年後美援停止，象徵著台灣經濟的一個新紀元。台灣地區農業產值在國內總生產毛額中的比例，本就日愈縮小。自1962年工業產值首度超過農業產值後，其差距加速擴大。1965年時，農工產值各為23%和30%。到1977年時已經成了12%和41%。這個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不可避免地也帶來了社會結構的轉變。中產階級日漸興起，選舉活動於是也帶上了濃厚的工商社會色彩。

(3) 選舉活動在實際運作上的變化一

不同的社會環境必然也帶來不同的競爭者和競爭技術。以競爭者而言，舊式地主士紳和幫會份子已漸遭淘汰，成為主流的是一群具有相當學歷、行政經驗、財力、工商支持和群眾基礎的較年青的一代。在競爭技

巧上組織戰成爲決定性因素，對現代化傳播理論和技術的掌握更是不可或缺。過去「純樸期」、「污染期」裡各種競選手段在這段期間已

漸失功效。對選民而言，以投票來表達政治態度已不再是一個很抽象的觀念了。

表一 台灣地區主要選舉統計數字(1968-1977)

(1) 縣市長:	時間	屆次	選出 人數	黨外 選出 人數	合格選民	投票數	投票率	國民黨候選人 得票數(占有效 票%)	黨外候選人(占有效 得票數 票%)
	1968/4/21	第六屆	20	3	5,266,061	3,919,560	74%	2,648,707(73%)	957,504(27%)
	1972/12/23	第七屆	20	0	6,507,367	4,575,323	70%	3,406,207(78%)	974,834(22%)
	1977/11/19	第八屆	20	4	7,713,194	6,200,527	80%	4,148,192(70%)	1,743,701(30%)
(2) 省議員:									
	1968/4/21	第四屆	71	10	5,266,124	3,911,677	74%	2,762,468(73%)	1,001,160(27%)
	1972/12/23	第五屆	73	15	6,510,074	約 4,557,052	70%	3,056,745(70%)	1,292,030(30%)
	1977/11/19	第六屆	77	21	7,713,736	6,201,843	80%	3,886,610(66%)	1,985,908(34%)
(3) 台北市議員:									
	1969/11/15	第一屆	48	5	874,185	559,340	64%	469,105(86%)	78,949(14%)
	1973/12/1	第二屆	49	4	1,023,809	620,170	61%	508,797(84%)	95,960(16%)
	1977/11/19	第三屆	51	8	1,175,447	830,454	71%	643,227(80%)	164,981(20%)
(4) 國大代表:									
	1969/12/20	六縣補選 (任期六年)	15	0	3,325,203	1,819,551	55%	1,377,683(80%)	348,962(20%)
	1972/12/23	全面增補 (任期六年)	53	10	7,555,694	5,177,162	69%	3,296,820(69%)	1,457,693(31%)
(5) 立法委員:									
	1969/12/20	全面增補 (任期三年)	11	3	6,694,978	3,682,238	55%	2,675,910(76%)	844,872(24%)
	1972/12/23	全面增補 (任期三年)	36	7	7,608,589	5,187,536	68%	3,452,164(74%)	1,220,876(24%)
	1975/12/20	增補改選 (任期三年)	37	7	8,410,775	6,388,011	76%	4,941,489(79%)	1,277,519(21%)

來源①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內政統計提要 pp 116-121

②各主要報紙

四 非國民黨候選人得票率之評估 (1968-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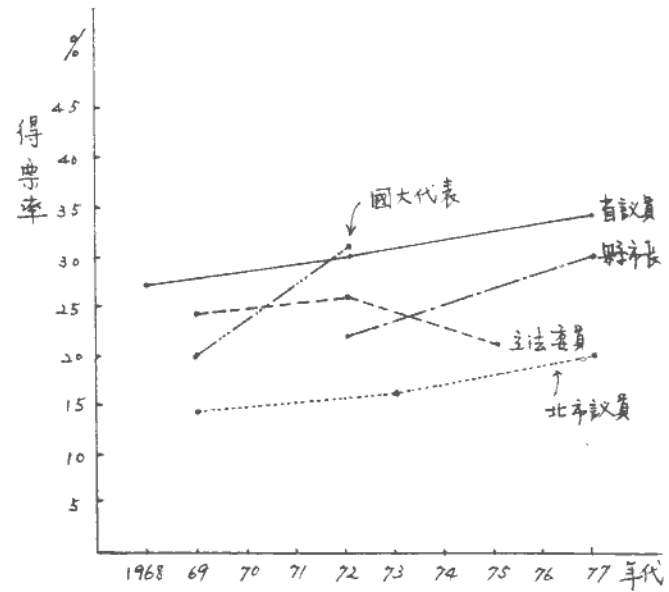
(1) 以整个台湾地区的党外得票率而言 (見表一及圖一), 我們可以發現:

- <1> 除了 1975 年的立法委員部分外, 党外候選人得票呈上升狀態, 逐年升高至 1977 年時達到高潮。一般相信, 1978 年底如無美國與中共建交的宣佈, 必然會有一個最高潮。
- <2> 台北市的党外得票幅度最低, 但亦逐漸上升中。1977 年已進入 20% 之境界。
- <3> 省議員和縣市長選舉投票率較高, 党外得票亦高。1977 年的省議員部分甚至逼近兩百萬大關, 創下絕對數字的最後紀錄。縣市長部分略有起伏, 這是因為許多地區有一人競選或國民黨內部自由競選的「傳統習俗」。例如 1968 年就有 5 個縣, 1972 年有 9 個縣, 1977 年有 7 個縣, 党外無人出馬 (見表二)。這一頁說明了一直到 1977 年為止, 党外人士出來競選目的仍是在求當選, 而不在求競爭或做其他政治教育的長遠之計。

(2) 嚴格的說, 圖一只是給出一個党外力量的模糊輪廓而已。真正要瞭解台灣非國民黨力量, 還得從每個縣市、每個候選人方面去探討。其次, 非國民黨候選人中也包括了許多國民黨公開或暗中支持的人。上述具體數字對此並不作區分。這是下面探討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從過去十年的選舉紀錄來看 (見表二), 非國民黨候選人在各縣市的力量大致可以分成三類:

<1> 党外力量薄弱地區:



圖一: 非國民黨籍候選人得票率

台東縣 (1977 年選民十萬人, 投票率 77%):
主要的非國民黨候選人 (力量太弱者不列入) 有: 黃順興 (美麗島社務委員, 以下簡稱美)、蔡聰明、黃傳榮
花蓮縣 (選民十五萬人, 投票率 77%):
黃潛輝 (美)

澎湖縣 (選民近六萬人, 投票率 79%): 無
其中台東縣在早期黃順興時期稍有基礎, 約有三萬五千到四萬票, 票數穩定。這股力量曾經支持過一個党外縣長和一個党外省議員的當選。不過自 1969 年後, 黃順興返彰化, 整個基礎即告瓦解。澎湖縣对党外而言, 是個沙漠地帶, 十年來沒有出過一個党外候選人。花蓮縣情況亦相差不遠。1977 年全島党外大沸騰時略受波及。黃耀輝 (三萬六千票) 的出馬算是起了一個頭。以後情況如何還有待觀察。

<2> 起伏不定區:

也是過去台灣地區党外力量的典型。這

裡面又可分成兩種：

(a) 舊式地方勢力為主：

新竹縣 (選民三十三萬人, 投票率 83%)：劉樹煙 (後加入國民黨), 李保仁 (後加入國民黨), 辜炳煌、鄭采柳、陳天錫

苗栗縣 (選民二十八萬, 投票率 78%)：傅文政 (美)、馮永村、林倫廷 (後加入國民黨)、湯庆松

台中縣 (選民四十七萬人, 投票率 86%)：洪振榮、林漢周、范政祐 (美)、陳正榮、楊順隆、林隆士、王地、尤世景、葉景森

台中市 (選民三十萬人, 投票率 82%)：

何春木 (美)、林澄秋、曾文坡、周錫斌、吳一衛

南投縣 (選民近二十七萬人, 投票率 71%)：

簡秋桐、張俊宏 (美)、陳清泉、陳庆春、洪正雄

台南縣 (選民五十二萬, 投票率 79%)：

林耿清 (後加入國民黨)、吳豐山、許竟義、曾金北、毛大福

屏東縣 (選民四十四萬人, 投票率 82%)：

邱連輝 (原國民黨、美)、黃振三、蔡李

表二 非國民黨候選人得票率 依地區和年代分

單位：%

	1968 縣市長	1968 省議員	1969 國代	1969 立委	1969 台北市 議員	1972 縣市長	1972 省議員	1972 國代	1972 立委	1973 台北市 議員	1975 立委	1977 縣市長	1977 省議員	1977 台北市 議員
台北市			23	55	14			27	32	16	37			20
基隆市	52	25	0	9	(北區)	46	67	34		(第一選區)		43	33	
台北縣	36	40	17			31	44	66	31	(第一選區)	59	25	29	
宜蘭縣	39	59	50			0	31	100		(第一選區)		13	43	
桃園縣	40	17				0	14	0		(第二選區)		61	28	
新竹縣	52	42				20	56	0	27	(第二選區)	0	0	21	
苗栗縣	35	10	0			0	67	0		(第二選區)		31	28	
台中市	55	18				39	17	29		(第三選區)		50	27	
台中縣	35	10				39	14	56	31	(第三選區)	12	36	33	
南投縣	20	37				28	47	0		(第三選區)		0	40	
彰化縣	0	18	31			45	17	56		(第三選區)		35	28	
雲林縣	0	0		29	(南區)	0	29	0		(第四選區)		43	36	
嘉義縣	33	15				33	22	60	32	(第四選區)	15	32	26	
台南縣	0	8	23			0	24	54		(第四選區)		0	41	
台南市	32	26				42	45	34		(第四選區)		54	36	
高雄市	57	56				31	45	43		(第五選區)		45	51	
高雄縣	37	38		39	43	0	11	(第五選區)	24	50	46			
屏東縣	34	29		0	0	54		(第五選區)		0	39			
澎湖縣	0	0		0	0	0		(第五選區)		0	0			
台東縣	41	67		0	0	0		(第六選區)		0	34			
花蓮縣	0	0		0	0	12	0	(第六選區)	15	0	33			

查、陳進興、盧維仁、李庆和、楊清輝、王獅

這些地區，大体來說是國民黨和黨外「和平相處」地區。國民黨力量藉地方勢力的投靠而極其龐大，黨外也以地方勢力為根據，在派系裡打圈子。以新竹縣為例，黨外力量最強大時期在1968年劉樹燿當選縣長的時候。不過為了連任，他卻在當選後加入國民黨。台南縣的吳豐山是吳三連手統的大將，周旋於黨內外之間，是現代黨外的一種典型。1977年前後，少數美麗島雜誌社成員開始在這些地區播種，試圖擺脫地方派系，帶動一真政治上反對黨的氣氛。不過勢單力薄，面對強大的黨部和地方派系壓力，任務極其艱鉅。

(b) 黨外力量漸趨擺脫地方派系，由起伏不定而趨向堅強穩定地區：

彰化縣：(選民近六十萬，投票率83%)：
黃順興(美)、張春男(美)、李謹、洪木村、黃石城、蕭錫齡

雲林縣：(選民近四十三萬，投票率76%)：
張賢東、蘇洪月嬌(美)、黃蔭(美)

傳統上，彰化縣的黨外力量絕大部分是國民黨默許下的地方勢力(常稱為「黨友」)。但是在1972年後，黃順興(以農人為主)和張春男慘澹經營下「真假黨外」漸趨分明。不過這股力量仍無法突破傳統地方勢力，支持一個縣長或者議員的當選。雲林縣早年一直是黨外大將李萬居的據地。李逝後，勢力衰退。稍後蘇東啓曾奮鬥過一場，以政治因素入獄。以後的一段期間國民黨力量完全控制了整個局面。一直到1972年後，張賢東以四萬票的基礎開始打出黨外旗幟。1977年蘇洪月嬌(蘇

東啓妻)再加入陣容，兩人合起來擁有約十萬票的實力。這股勢力已有潛力問鼎縣長，只是仍缺適當的候選人而已。

↳ 黨外力量長期存在地區：

基隆市(選民十八萬人，投票率77%)：

周滄淵(美)、蔡火炮、黃松楠、侯永利、謝修平、林文雄、張金鐘

台北市(選民一百十八萬，投票率71%)：

黃信介(美)、康章祥(美)、黃天福(美)、陳俊雄、王武雄、舒子寬(原國民黨)、邱長成、李銓源、魏益民、林文郎(美)、林中、蔡萬財、楊登洲、陳怡榮、劉吳成、康水木(美)、張俊宏(美)、王昆和、陳勝宏、徐明德、張詩經、洪炎秋、華生進、吳明香等

台北縣(選民九十四萬，投票率77%)：

廖銘義(美)、李炳盛(後加入國民黨)、謝阿樹、蔡洪嬌娥、鄭貞德(後加入國民黨)、李秋蓮、陳耀德、林永龍、陳金德(美)、邱益三、鄭建邦、李儒侯(後加入國民黨)、林榮三、張淑貞

宜蘭縣(選民近二十三萬，投票率73%)：

郭雨新、陳旺全、林伯耕、游耀長、謝報、賴茂盛、胡榮、林義雄(美)

桃園縣(選民四十六萬，投票率84%)：

黃玉嬌(美)、黃炎輝、許信良(原國民黨、美)、黃萬生

嘉義縣(選民四十五萬，投票率76%)：

許世賢(美)、陳奇章、林警善(美)、張博雅(許世賢之女)、謝明陽、黃錫恩、蔡江琳、張文英(許世賢之女)

台南市(選民二十九萬，投票率86%)：

魏東安、蔡介雄(美)、陳澤村、蘇雨成

高雄市(選民五十四萬，投票率81%)：

楊金虎、林仁和、李源棧、郭國基、
洪照男(美)、顏明聖、蔡旅濱、趙務
娃(美)、歐石秀、謝掙強、朱有福(後加入國民黨)、施鐘响、周平德(美)
高雄縣(選民五十一萬，投票率82%)：
黃承城、余陳月瑛(美)、林瑞祺、
蘇秋鎮(美)、黃友仁(美)、余瑞言

這片地區的黨外力量較為複雜，不過和上一類地區有個很大的不同點。即在這些縣市裡，不論選舉情況如何，不論候選人是誰，總存在著一股堅強不妥協的力量與國民黨對抗。這股力量的大小因地異而異，但其鬥爭意識則一。頗令國民黨頭疼，因此每有選舉則必全力以赴，開動一切機器大打系統戰、組織戰，自然地也就造成了這些地區選舉糾紛特多，民心不服的現象。

其次，1977年前後，新一代政治人物大量投入選舉活動。這些地區很自然的給予一批以政治上反對黨自居的人們一個「因勢利導」。把既有的反國民黨地方力量轉變為政治上反對黨離型的機會。在1978年夭折的選舉前已可看出這些人的努力相當成功，不但個別的地方勢力蛻變成爲地方反對黨，而且還有聯合各個地方勢力，團結一致的傾向。這是台灣選舉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捩點。

上述的這些縣市幾乎都可以看出這種模式。以基隆市爲例，舊有林番王的極堅強的反國民黨地方勢力因林去逝而混亂過一陣子。周滄淵腳踏實地的逐步經營，把這些力量鞏固起來。再加上後來王拓「草根」式地向下紮根，已使得今日基隆市民們對選舉有了政治層次上的看法，而不再是過去林番王時代的個人英雄主義。宜蘭縣和台南市情形亦極類似。前一代的郭雨新(極穩定的四萬

多票)在1975年立委選舉失敗後，退出政壇。於今有林義雄(七萬多票)撐樑，台南市老將葉運珪之後有蔡介雄、苏南成承繼(黨外目前約有十三萬票的實力)。不過苏南成是否堅持其黨外路線，仍有待證明。

台北市的情形稍複雜。過去選舉的一項特色是投票率奇低，能有55%已是不錯了。而且城中心與郊区(士林、北投、南港、西湖、木柵、景美)截然不同，在選舉行爲上分成兩個世界。郊区投票率較高，但黨外勢力幾乎不存在。城中心投票率低然而份子複雜，是組織戰最高藝術的施展地。先是選區的劃分就有很大的學問。1969年時，郊区各自分開選舉，黨外僅獲一千多票。1973年後，開始併入城中心各區，國民黨候選人因而地盤擴大，黨外候選人仍困在原地彼此傾軋，每次市議員選舉均難有發揮。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選舉似乎較能說明黨外實力。因為選區包括全市，而不在狹小區域內分割力量，混亂一團。整了來說，黨外票數約在二十萬左右，扣除掉十萬以上的財團勢力，餘下不足十萬之數，僅夠支持一個名額的當選。

台北縣因為選民人數龐大，候選人亦多。黨外人士各自爲陣，以地方勢力爲基礎「自求多福」。雖然所有的黨外票數累加起來極其可觀(約在二十萬上下)，而且極爲穩定，但是缺乏組織與橫的連繫，形同一盤散沙。

桃園縣自1957年以來，黨外力量僅靠黃玉嬌一人苦撐。她是每選必競，平生大小戰役不計其數，票數也極穩定(目前約在四萬上下)。每次均以些微差數落敗。一直到1977年才首度當選省議員。二十年努力，其中辛苦誰人知曉。自國民黨脫黨競選的許信良，以現代化選舉技巧在1977年把桃園選情徹底改變，其二十

(六) 結語

三萬票的基礎在中坜事件、休職事件及美丽島事件後，相信只會膨脹而不會萎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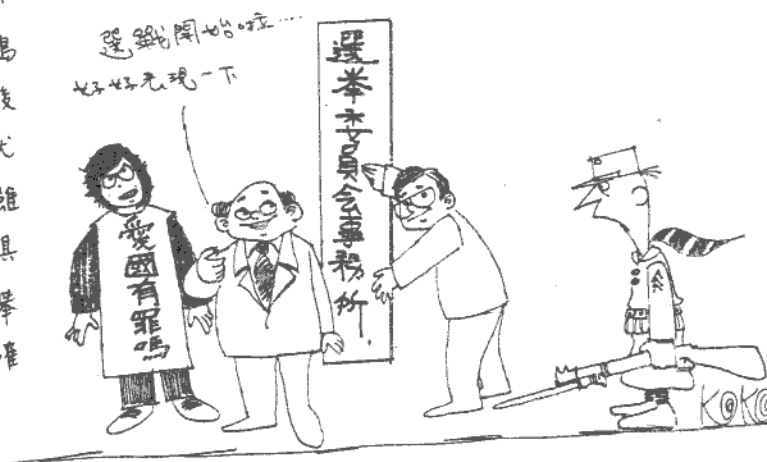
嘉義縣、高雄縣與高雄市是台灣地區功居選中受外力量的最堅強据矣。不但勢力龐大，而且旗幟鮮明、堅強穩定。嘉義縣以許世賢家族，高雄縣以余登發家族為主力，縱橫地方政壇三十年。高雄市早期有謝掙強、楊金虎、李源棧、郭國基，最近有洪照男、趙綉娃等，延續不斷。若以實力論，嘉義縣黨外力量約在十萬票左右（30%上下），足夠支持省議員或立法委員的名額，但仍不足以支持一個縣長的當選。高雄市和高雄縣則各有二十萬票的基礎，任何時候舉行選舉，都有過半數的可能。

(五) 1977年後的情勢

1977年的選舉在台灣政治史上奠下了一個里程碑。不論在候選人、投票人和選戰技巧上都有重大的進展。選舉的政治意義及其理論與實踐已成為一般市民談論的話題。有識之士並已將其視為專業，加以研究、探討，且有建立模式的嘗試。原訂在1978年底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改選如果不取消，極有可能是台灣選舉史上的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只是台灣政治局勢不能孤立於世局演變之外，國民黨亦不願見到島內這種情勢的急速發展，乃有停止選舉，之後美丽島事件及選舉罷免法等应付措施。其中尤以美丽島事件及其後之大審影響最大。對此雖然海內外已有不少評論與觀察，但仍缺乏最具體、最具說服力的評估。相信今年年底的選舉，台灣的選民們會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最確切的答覆。

綜合以上的探討，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几項結論：

- <1> 台灣地區以執政黨的反对黨自居的黨外力量確實存在。但因地而異，而且強弱有別。
- <2> 黨外力量足以堅強而穩定地威脅到執政黨在地方政府的過半數控制局面的地區，只有高雄縣和高雄市。
- <3> 整個黨外的發展呈上升趨勢。尤其在1977年時，其影響力大量膨脹。
- <4> 台灣地區的選民對黨外人士參與選舉的認識，雖然在某些地區仍停留在「地方勢力」階段，但大體而言，已漸趨向「政治上的反对黨」過渡。



談民意調查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魏錦博士最近公佈他所主持的「民眾對政府滿意程度」調查結果。並且在許多機關團體發表有關這了題目的演講。其「鯉魚形曲線」模式一時聲名大噪。台灣的政治學研究水準一夕之間提高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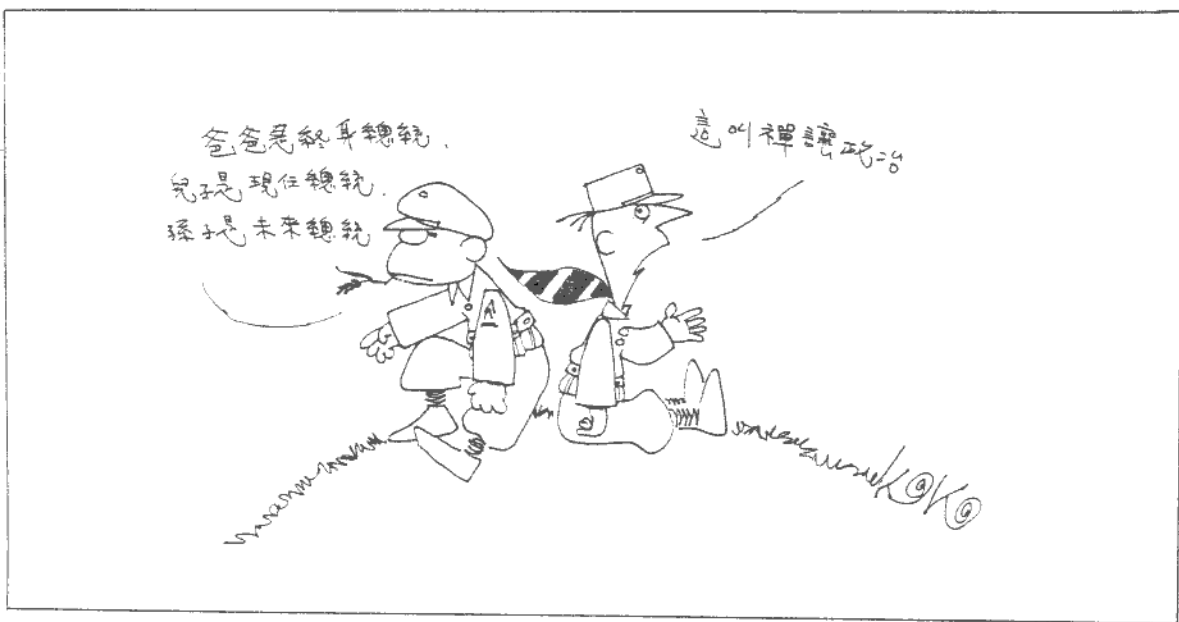
他說：民國六十七年三月曾約集學者專家，經由台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以現代科學調查方法，對台澎地區民眾的政治態度等問題，作嚴密而精確的研究分析。今年二月，對此項研究再作追蹤調查。運用「定組研究法」，對面見抽樣調查的一千五百名受訪對象予以調查訪問，且為彌補原對象的缺額，擴增抽樣民眾至二千名，然後再作回答的可靠性的嚴格檢定後，選出一千五百名民眾樣本作分析的基礎。這次調查最重要的三個結果是(1)對於中央政府，有97.8%的民眾認為很滿意、滿意和稍滿意。

有2.2%認為不滿意。(2)對省政府，有96.2%的民眾認為很滿意、滿意和稍滿意。有3.8%認為不滿意。(3)對地方政府，有87.1%認為很滿意、滿意和稍滿意。有12.9%認為不滿意。

魏博士說這一切的一切都很科學、很嚴謹。我可以相信。只是：(1)台澎地區的民眾在回答陌生人(相信魏博士不致於僱用警察或村鄰幹事做訪問者)問及「你對政府滿意嗎？」有幾個人會大大方方的說「不」？(2)這是一個「定組研究法」，亦即追蹤訪問。兩年前被訪問者，這次再度被訪。以「此時此地」的台灣局勢，有誰敢對「你對政府滿意嗎？」稍上搖了頭或說了「不」字？

向那2%的勇敢民眾們致敬！

—— 胆小市民 ——



最悲哀的皇民

— 義聲 —

那些像是楊青矗、黃春明、陳映真和王拓筆下的工人、農人、小販、漁夫、司機、苦力們會在七分飽三分醉下，以酒壯胆、壯聲勢地吐出他們的苦經和辛酸史。而在那一桌也沒有拐彎抹角，裝腔作勢的控訴傾訴中，交雜著「幹伊祖公三代」、「駛破伊娘××」……等三字經，竟很巧妙地使這些最原始的悲劇朗誦更進高潮，更令人感觸，抱不平。而最近七、八年來，也許由於台灣人对同樣最壓迫的外省平民或貧民較瞭解和同情，也許是由於「同病相憐」，你會發現在這種場合，也開始有了他們的行列，半听懂半不懂地應對著，半醒半醉地也以「尪他媽的××」等中國三字經來互相吐露一生的悲慘史。他們的悲慘辛酸並不亞於台灣人。健次還深：記得當兵兩年當中與那些老士官相處時所听到的種種悲劇。苦命的中國人在這几十年來經歷軍閥踐踏，剝削，凌辱，日本皇軍的搶、殺、掠、奪，又忍受內戰的種種災難，几十年來都是在逃難中漂洋流離，千千萬萬家庭失散，多少寶貴生命喪死，僥倖生存的，也大部苟延殘喘。一九四九年在右跟隨蔣介石來台灣的外省人，當然不少是「党政軍要人」，三十年來極盡剝奪之能事，在美麗島享受榮華富貴，然而有更多的外省人，特別是中下級軍人和他們的眷屬，卻是過著比一般台灣人還大不如的生活啊！他們的悲慘，他們的辛酸又有多少人知道，多少人真正關心過？健次若不是大學時代和維仁一家交往過密，當兵時恐怕也不會那麼關切老士兵或老士官們的生活，瞭解他們的悲慘。

黃醫師自從自己失態地冒出那句「駛伊娘咧」的粗話後，覺得非常尷尬，所幸兒子懂事地叫侍衣生端來啤酒，他也就悶悶地喝起啤酒來。清涼的日本啤酒把一肚子的火氣壓了些下來，但他滿腦子仍是几十年來所受盡的氣，他們一家的流亡史，台灣人的悲慘史。

最不能忍受的事實是自己千辛萬苦請來的歸化。

「你阿公在天上若知道我們自動歸化做皇民，一定會氣死」，剛才對健次說的這句話，就是他最悲痛，最不能原諒自己的地方。

想著先父為了拒做皇民，那種「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氣魄，不孝的自己三十年後竟厚顏想盡辦法來歸化日籍……。

想著十五年前被國民黨徵召做軍醫官時，被利誘威脅加入國民黨時，不但無動於衷反而以冷言熱諷以待。而十五年後，或許由於年紀漸老，鬥志已消的緣故，今天他成了「皇民」。

「這也許就是孔子所說的老而不死謂之賊吧」，黃醫師自我解嘲地自言自語，又喝上一口啤酒。

自我解嘲，哈！哈！這樣的人生若不時時自我解嘲，又怎能捱到今朝？於是黃醫師又在啤酒中自我安慰，自我解嘲，自我原諒！

「假如阿爹瞭解我的处境，假如他多活几年，多看国民党在台湾横行逆施的情形，他也一定会赞成我来日本避难。」

「现在的日本，已不是军国时代的日本了，阿爹或瞭解此意，一定不会生气的……」

「反正来日本避难，归化日籍，都是暂时性的，将来推翻蒋政权之后，台湾人出头天，我一定会回故乡，参加重建台湾的行列，到阿爹坟上报告台湾人真正出头天的大好消息。」

想到这儿，他就忆起一九四八年，二二八事件一年後阿爹含恨而死的情形。在阿爹临死前三天，他们俩兄弟聚在阿爹牀前，阿爹以衰弱的声音吩咐他说：

「国民党倒的那日，或蒋介石死的那天，记得到阿爹阿母的墓来告祭。」「台湾人不知何时才会出头天？唉！台湾人若真正出头天彼日，一定要来阿爹阿母的墓烧香告祭，最好带一大堆炮仔来，阿爹耳孔重，听到炮仔声，就会知道是台湾人出头天囉……」

那晚，天色很亮，满月的月光照在阿爹的脸上，他深记得到阿爹说这两句话时满眼的老泪啊！而更令他心酸的是早在日本时代，当他仍是十九岁的时候，阿爹曾教他一首陆游的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那时阿爹的心思是多么憧憬海峡彼岸的祖国啊！然而曾几何时，蒋介石的腐败政权让他心碎，二二八事件的惨景使他幻灭。那爹自二

二八以来，闭口不谈中国了，而中国的诗词也绝不朗诵了。

如今临终时，他再也不说什么「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了。他所悲愤的是蒋政权的特务，军警仍在蹂躏台湾人，他不能瞑目的是「光复」後，百姓生活於更恐怖，更不自由、更不民主的社会中，所以他老人家的遗言中，竟是「国民党倒彼日，蒋介石死彼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台湾人真正出头天彼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而且，不仅是告祭而已，而是要大放鞭炮，他才会甘心瞑目於九泉呀！

记得一九七五年蒋介石死的时候，他已在日本，无法返乡告祭阿爹，只打了电话回台，吩咐妹之明天一定要去祭坟，告诉阿爹说：「阿爹心愿了了一半」，妹之在电话中似懂非懂地答应着。

「阿爹心愿了了一半」，那只是阿爹痛恨「蒋该死」，如今「蒋该死」真的死了，然而国民党腐败政权仍横行於台湾。而更令人咬牙切齿的是他那在苏联接受共产党特务训练，从没当过兵却是四星上将，满脸猪像却时常爱肉麻地跑去乡下，海边，抱之小孩，扶之阿婆的儿子，竟又忠又孝的排除万难来继承先父遗业，假他先王「反攻大陆，消灭共匪，解救大陆同胞」的未酬壮志，而极尽诈取「反共基地——三民主义的模範省」宝岛的丰富资源，欺压凌辱善良的百姓。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那个「人神共怒，万恶无赦」的蒋介石已经死了，但阿爹在九泉之下一定还不能瞑目呀！

如今，阿爹在九泉下，如果又知道他的宝贝儿子，妹子竟入籍他当年所不屑的「皇民」，他老人家又岂只是不能瞑目而已？！

「然而，以目前的情況，我又能做什么比這更好的安排呢？」黃醫師淒楚地自言自語。

是的，這是幾年來所想得到，做得到的最好的辦法了。七、八年來，為了躲避國民黨更深的迫害，先是自己以五十九歲的年齡，再度單槍匹馬來到日本，在那寒冷的鄉村做醫生，然後再接妻子兒女來日團聚。長子企典因為已經結婚生子，不能跟隨他們更改國籍，後來又因未斷交前的國民黨駐東京大使館的官員屢找麻煩，乾脆將護照退給他們，想辦法以「無國籍」難民身份在日本暫時居留下去。次子健次這次雖經過無數波折，總算也解決了國籍及居留問題。兩個女兒在三、四年前先後嫁到美國和加拿大。在加拿大的大女婿已取得加拿大籍，在多倫多算是安定下來了。但是在美國的二女婿却仍是留學生身份，且為了居留下去，一個碩士唸完，接著又修另一個碩士，為這事，移民局官員找他去問了几次，最後以一副輕視的表情取笑說：「你們台灣來的學生，真是好學啊！」

「這就是我們家庭的“出埃及記”了。」妻常如此說，雖是開玩笑，却是含有多少心酸。

皇民，皇民，哈，日本籍了！證件上，黃醫師的姓已經改成「廣田」了。當時為了改日本姓，也著實費了一番苦心，終於想到了「廣田」這個姓，因為廣字裡還有完整的一個「黃」呀！將來故鄉台灣真正出頭天時，再把「廣田」去掉，不就又恢復我輩黃姓嗎？

再怎樣，這入籍做皇民也只是暫時性，過渡性而已，也只有如此，才能對九泉之下的父母，祖宗交待，也只有如此，自己的良心才能平安呀！將來台灣出頭天，我一定立刻攜眷返

鄉，如同當年台灣「光復」後，由天津返回台灣一樣。台灣，台灣，我生長的地方，我父母祖宗埋葬之地啊！我怎能忘卻它？離棄它？

黃醫師深記得五年前他讀到一本追憶西班牙大提琴大師卡撒爾斯的傳記裡，記載著一段他晚年流亡在波多黎各時，人們問他會不會放棄西班牙國籍而申請成為美國公民，他如此豪邁的回答說：「我有生之年絕不會放棄做為一個西班牙人的資格，該放棄西班牙公民籍的人不是我卡撒爾斯，而是那獨裁者佛朗哥。」

多么豪氣万丈啊！是的，我怎能放棄作為一個台灣人民的資格。今天，該放棄的是蔣經國本人和他的走狗們呀！

「那麼，這皇民生涯也就是過渡時期啊！只要有生之年，台灣能真正出頭天。」

黃醫師腦海裡又幻想著「出頭天」的情景了，然而已經苦澀的啤酒卻又那麼殘忍地將他拉回現實的世界，畢竟，台灣還沒真正出頭天呀！

何時出頭天呀？何時出頭天！他記得前年去美國巴爾的摩探望二女兒時，女婿曾經帶他去參加一個在白宮門前的台灣人示威遊行，几百人在雪花紛紛飄落下高唱著「咱要出頭天，咱要出頭天，有一日咱要出頭天。哦！我心深信擺無疑，有一日咱要出頭天」

是的，有一日咱要出頭天。但是，要等到那一天？六十七歲了，剩下的日子又有多長？難道說陸放翁那首詩的淒涼慘景，又會臨到自己的身上，如同阿爹含恨九泉一樣？難道自己